

續編  
非  
徵

			二	和
			四	書
			五	門
			一	
			七	
四	六	六	七	類
册	架	函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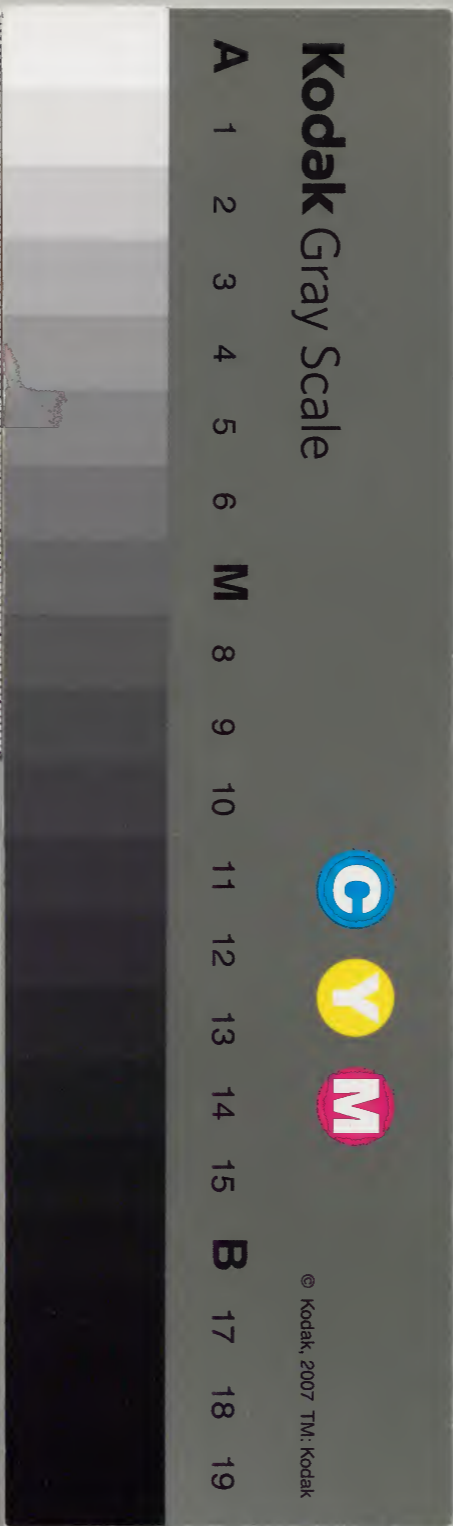
2/5

庫	文	閣	內
九	二		和
函	四		書
一	五		
六	一		
架	七		
册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4517
冊數	4 ( 1 )
函號	191 215

儒家十三

191-215





竹山先生著

續編

續編

明和丁亥脱稿  
天明甲辰上梓

大阪書舖

文海堂

發行

賭春堂

跋

辨異端距邪說所以閑道慎

教物民之害亦大矣為有志于

正學者安忍坐視哉今也攻

討心切成於非物而備於非徵



上為前賢、雪之深、究下為後  
 進、塞之邪徑、雖浮躁之徒、迷  
 惑之深、亦可以少覺悟矣、非  
 之舉、豈不偉乎哉、或曰、物氏  
 之害、不得不闢、則非物而已、可

也、非徵之續、不亦大甚乎、曰、吾  
 聞之、去惡如去草、絕其本根、勿  
 使能殖、則善者信矣、非徵之  
 意、其將於是乎、在焉、是所以  
 併傳也、

非徵

五

二

素德堂



天明三年癸卯春三月

大坂早辨之謹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非徵卷之一

大阪 中井積善子慶甫 著

門人早辨之士譽 較

○總非

非曰吁嗟徂來物氏學術之病其症在乎自大好名其因在乎欲壓倒仁齋伊藤氏而其禍至於廢絕程朱諸公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害政事敗風俗俾天下青衿士深結妖妄邪誕之痼而後已可哀也哉蓋偃武已降諸儒輩出矻矻治經業雖向背淺深或不同而其為人也慤而實矣其為風也渾乎以厚矣但文



章之道榛塞未闢故其立言滅裂無足觀焉者及仁  
齋起于京師首倡異說創立門戶稱為復古之學又  
始知文章頗化侏離於夏音迺撰童子問語孟字義  
語孟古義太學定本中庸發揮茅書驚論勁說以恐  
喝一世夫厭故喜新人之通情是以古學之名竟動  
海內而徂徠與焉其幼也從父謫居讀書總海十有  
餘年遇赦還江都壯歲以武學干權要川越侯得見  
收錄尋改職博士學則崇奉洛閩以至半百然頗長  
乎翰墨既醉明儒王李之毒驚然夸張睥睨世儒為  
不足與言獨心折於仁齋之業歆艷之深馳書千里

欲得其許可以成己名但其自大之衷遮掩不盡書  
辭失恭遜仁齋先已着鞭齒亦尤高則惡其倨傲不  
答而沒徂來不勝忿憤蓋自謂我之成名何假彼容  
接矣乃積數年之功著護園隨筆一書護宋儒以攻  
古學附以文戒極力瑕疵仁齋之文其說徃徃中肯  
緊仁齋固不得解免也是時徂來年已五十其學亦  
熟矣然彼騁殊見人之所喜已守陳說世之所厭加  
之彼則潤色以東涯出藍之才故雖隨筆之梓布  
方乎末如士風難回何也乃益不勝忿憤蓋又自謂  
平實穩雅之譚非所以取勝矣遂視棄舊學如脫敝

非敢

卷之一

陳德堂



躡倏出一機軸以陵駕仁齋之上時徂來年五十有  
 一隨筆之墨未乾也既而作辯道以壓童子問作辨  
 名以壓語孟字義作論語徵以壓古義作學庸解以  
 壓定本發揮彼抑宋儒獨尊思孟已則併思孟詆之  
 彼以大學為非孔門舊已則斷為養老之禮見益殊  
 絕而說益新奇飭以禮樂空言鼓以詞章末技而盡  
 廢進脩之實令人易溺而難悔於是乎輕佻浮薄之  
 徒奔走喘汗改轍歸之聲踴哄然始起自以為得計  
 豎異幟于東關者十有三年一時貴介公子列藩學  
 士大夫以至處士縑流曲藝之徒摳攝恐後片語隻

字仰其褒貶以為欣戚榮辱不為不盛矣實王李主  
 文盟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之術而叛經賊道之罪負  
 然軼之當初儒教慤實渾厚之態一壞於仁齋者於  
 此淪胥以鋪其餘毒遺臭到今未殄君子懷世道之  
 憂者豈可不深慨嘆哉是徂來生平學術之梗概也  
 雖吾生之晚乎其高足門下之士聲息猶相及從以  
 聞先人父執洎東人之語既長又考諸其遺文得以  
 詳其巔末矣夫君子小人之澤皆斬於五世乃來學  
 恐有不復察焉者而予於編內或有及其生平者則  
 茫乎必不識其所由矣故首列之乎篇令讀者有所



替而併知予說之不出乎妄傳云  
 非曰在昔司馬子長評伍奢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予也觀徂來之於仁齋亦嘆怨毒之甚云蓋其復芳  
 幼僂書曰不佞嘗修書伊仁齋而仁齋不報予至于  
 今薄其為人矣夫自片楮之不報而遽薄其人乃謀  
 所以攻之又謀所以壓之卒發種種恠狀署程朱訶  
 思孟以貽滔天之害比諸以父讐故快意於尺上一  
 鞭不復顧蹂躪故國之山河斬艾舊君之赤子者其  
 為怨毒可謂更甚矣抑諼園隨筆曰予寄書仁齋意  
 謂定交之後庶有以質吾之所未信者裁其過而就

其正旦夕竦其報至者垂一年仁齋死而報不至矣  
 是時仁齋齡既垂八十而徂來未盈四十以四十之  
 夫欲與八十老翁定交業已不遜矧欲有所裁正乎  
 乃使仁齋更得壽顧或在所不答且也徂來集中千  
 里書牘多徃復隔歲者當時其黨未必以此相薄焉  
 太董之人獲書未周歲而歿乃其不答亦常事爾以  
 此為怨毒之端又不亦甚乎予今何必為仁齋費分  
 疏特錄此者令覽者知徂來櫻拂之衷至此云爾論  
 語徵中醜詆宋儒妄言溢紙者以其人如斯也以其  
 人如斯也



非曰。但來晚年之見。臭味於仁齋。故雖務出新意。以求自異。而不脫仁齋藩籬者。亦多矣。是以讓園隨筆。一書當初極力攻仁齋者。今也移以攻但來。往往不得解。免為請試言其略。隨筆曰。嗚呼。仁齋其初何曾至。于是祇以意見一立。日見其趣。遂謂程朱之與孔孟。相去天淵。而自不覺其言之窮也。自不當但來既知斯弊。曷以後來又自立意。見遂謂程朱與孔子天淵。而不自覺其窮乎。隨筆又曰。學者苟能以大心讀書。則迫切拘泥。褊心慢心。種種病痛。自然不生。其於聖賢言語諸儒論說。皆不强生異同之見。一切包容。

在我胸中。時時玩索。涵泳之久。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淺深高下。渾絜精粗。自然融會貫通。為一必能有所大知之渠。能以大心讀書。而有所大知乎。後來曷以不能包容諸儒論說。玩索涵泳。以貫通於一也。豈得非其所謂拘迫褊慢。種種病痛耶。又曰。學者往往狹中小量。淺識浮氣。以一為一。而不能推之於二。以二為二。而不能融之於三。則程朱之言。毫分釐析者。遂為多岐之惑。緣是而陋者。流為支離高者。背為異端。要之皆坐不能思而得之故也。渠後來一瞥之見。不能推之融三。妄自高大。甘為異端。乃坐不能思而得。





者。非耶。其識量之狹小淺浮。可知也。已。又曰。學者融會以合之。於聖言渾淪之旨。則程朱之言。皆古聖人禮樂中蘊已。渠後來盛譚先王禮樂。而一切擯棄程朱。曷以不知其為禮樂中蘊也。又曰。觀於仁齋說其佳者。皆先儒說。勦以為己。有不者多。其意見所牽。硬語強辨。一以排擊先儒立門戶為事。段令其言一一當理。門戶一立。後學蒙生。墮其窠臼中。辟諸縛驥足。緣何。能千里。况排擊一行。輕薄成風。其弊所流。必有不可勝言者。焉。語徵中。掠先儒說者。徃徃而有焉。以排擊宋儒立門戶為事。又甚於仁齋。其尤為硬語強

辨。可以見焉。後學蒙生。墮其窠臼。輕薄成風。其弊不可勝言者。予所親見。渠豈不遑自顧乎。洵可怪矣。又曰。閱語孟字義。童子問大學解。至於其謂宋諸老先生為禪儒。朱子為不仁之人。則足薄其為人。也。首闢禪者。宋諸老先生也。而命以禪可乎。朱子之講仁義之道。而謂之不仁人。可哉。渠後來目宋儒以佛老之遺。以達磨慧能。噫。噫。弗已。曷以不復察其首闢禪之功。又詬病朱子為不學無術。乃予之薄其為人。不啻若仁齋也。又曰。仁齋釋仁云云。欲為一切之訛。以通之。故言言窒碍。不過成就一箇拗者。不亦悖乎。渠後



未限仁以安民盡廢舊說欲一切之訓以通之則已  
 之窒碍成一箇拗者其謂之何又曰孔孟言心程朱  
 亦言心今絕口於心懲浮屠也然程朱之言心本與  
 佛老殊則仁齋可謂懲羹吹虀者渠後來尤絕口於  
 心其甚至於謂仁齋猶未免心學其為吹虀也更甚  
 矣如此之類弗可枚而舉蓋一部隨筆無非其異說  
 之砭鍼者故晚節酷悔其梓終身遮掩竟不能如傳  
 播之既徧何實可笑又可憫也哉

非曰但來答島謙叔書曰護園隨筆一書惡伊氏務  
 張皇門戶所著當其時實未聞道以今觀之華辨傷

德深可惶懼其答屈景山書曰往歲作護園隨筆其  
 時識見未定爭心未消然書以自翫聊以銷悶初非  
 以示人也獨奈誤墮剗刷之手遂公諸海內渠持是  
 說以誇其學術之變可供一粲矣孟子曰予豈好辨  
 哉予不得已也蓋攻討邪說者唯力之視要在其當  
 否何如耳奚必以爭心華辨自病為哉果如其說乎  
 渠晚節自以為知道改著諸書乃薰灼洛閩餘燄及  
 鄒魯不翅若從前一意攻仁齋豈非爭心不消華辨  
 傷德之甚者也邪渠惶懼於初而不惶懼於終者獨  
 何與所謂誤墮剗刷者尤可笑矣其答安澹泊書曰



如護園隨筆者昔年消暑漫書聊以自娛本非以公諸大方君子誤墜剗剗遂背本心答三浦峯菴書六曰隨筆一書出一時遣興絕無意于問世誤落剗剗之手廣布海內其追悔之深急急言之者如茲眩眩皆文飭回護之譚耳蓋既思仁齋張皇銳意著書實思以易天下豈但出於漫書以銷閒遣興之餘乎哉果誤墮剗剗與當時曷以不亟行追毀而坐視其廣布也其與縣次公第六書曰護園隨筆梓未成成當奉示第七書曰今往隨筆三局聞已播海西祇此本書肆所遺予裝頗佳故上如此之類集中不為少矣其

汲汲乎注意于問世可以見為剗剗何曾背其心但渠後來病其妨家說欲人之絕諸言議是以假托週遮輕視其舉以晦痕迹至於其荅澹泊謂少小既覺宋儒之非隨筆所云乃支吾之言則與其生平之言殊不合直是詐而已矣予則欲世之有惑志乎語徵者嘗試寓目於隨筆也果知其自今自犯之罪昭昭不可掩焉則思或過半故揭斯言以諭來者非曰或聞予編首所云云謂予曰審如吾子之說但來之意所主顯在壓仁齋矣其叛程朱議思孟誣讖聖經以怵惑一世學者乃騎虎之勢自不能不爾耳



蘭洲先生既駁語徵以解程朱之圍今復聞吾子續其編其業則勤矣獨如非渠意所主何予曰唯唯否否凡攻討之舉必聲罪之大者彼得其罪之意雖有丰容先後乎在所不問矣子獨不睹夫安祿山事乎屈吾明語子昔者祿山寵於明皇以取富貴彼雖凶逆豈仇視明皇乎然漢陽鼙鼓轟地而至者無他內姦太真而欲奪之外激揚國忠而欲殪之是已其覆唐室僭偽號窮感天子以毒痛四海乃騎虎之勢自不能不爾比及汾陽臨淮已下義旗四合所聲之罪實在篡逆其姦之與激胡必問焉知此則得來鉅罪

長可聲者斷可知矣蘭洲及予之辨其舍此而奚適或曰然則吾子媿媿又譚渠壓仁齋之由不辭頰舌之勞者何也予曰史官之汰有之凡記一事必探其本論一人必究其心不徒沿末就迹臆斷於一時以俾後人迷也夫以意見之偏謬疑前修以自信之硬不覺非人之甚甘為詖說之雄固執不回以作正學分裂之偏者仁齋是也其罪為拗猶王安石數弄周官主張新法因恚逐君子而暱宵人卒以啓宋室之亂也為罪較輕未至名為姦為賊也夫所由未失正為所習亦頗實焉特以好名求勝之甚也故偏其意



見鑿取奇僻之義。乃挾壽張機變之術。唯揚已抑人之務。陰供一身私計。而陽為得孔門之真者。徂來是也。其罪為偽。猶曹瞞初唱義討董卓。破黃巾。不為無功。而乘勢猖獗。顛翁張予奪之權。劫天子。弑皇后。剝喪忠良。害已者。以濟舐糠之私。而托名漢忠臣也。為罪至重。謚為姦賊。尚為有餘矣。之二者之。今學者不容不知焉。故予推其詳。以寘于右簡。竊從良史拔本誅心之義云。

非曰。徂來與富春史書曰。近來取六經讀之。稍稍知古言不與今言同也。乃徧采秦漢以上古言。以求之。

而後悟宋儒之妄焉。李王僅為文章之士。不佞乃以天之寵靈。而得明六經之道。豈非大幸耶。蓋中華聖人之邦。孔子沒而垂二千年。猶且莫有乎爾。迺以東夷之人。而得聖人之道。於遺經者。亦李王二先生之賜也。吾蘭洲先生所謂徂來張場之懺是也。然隨筆中既盛推王李。因言世之苦其難讀者。皆坐不習讀古書故也。善讀古書者。亦能讀王李。王李文為古學。津梁其門。入藤煥圖序。隨筆亦口津津於二氏。則梁晚年學術之變。蓋胚胎于此。但以其方嚮宋學也。猶且推移擔閣。未至作經術之崇。及有所衝觸。然後百



般恠妄爭先萌生不可救藥王李籠蓋之術其毒亦  
 深矣哉辟諸酒色過度之人卒然得木疾傍人覩其  
 危機敗症一朝駢臻以為意外之變殊不知平居健  
 飯之日美疾已入膏肓也

非曰古言與今言異猶篆籀與楷法異也以今言解  
 古言而其義以通猶以楷法譯篆籀而其字可辨也  
 理勢自然初學之士欲知古舍是將安依若夫訂解  
 之或謬考譯之或失存乎深造自得之日豈容遽責  
 諸初學耶但來自負知古言乃欲令人盡廢諸儒傳  
 注目不下宋後猶言盡廢楷法而後篆籀可讀也豈

理乎哉且渠得以治古經善古文噪聒於晚節者雖  
 藉口王李而何必其賜亦唯初間守宋學通讀傳注  
 作譯笈等書用力之乎也哉上者實為之階梯也已  
 諺所謂暑徂忘陰非邪

非曰徂來以王李文為古學津梁嘖嘖不容口其崇  
 奉亦至矣然王李齷齪堅子其所作為割裂纂組之  
 巧摹擬剽竊之務何古文之有特所謂鷄鳴狗吠之  
 雄耳徂徠為其誑誘謬信謂古文在此遂牛鼎其功  
 移之古經以為得聖門之真齷齪亦甚矣是猶市井  
 細民讀雜劇本子以為實際因以論古今治亂之迹



譚源平藤橘之事以咻廣坐也識者在傍捧腹  
 非曰徂徠開口輒稱六經然其根據特在禮記一經  
 禮記出乎漢儒其言瑕瑜混淆而意義博雜便乎其  
 躲閃掉闔故渠以為奇貨耳既是漢儒雜記其未足  
 據信以証論語決也渠又每推古注曰漢儒去古不  
 遠其說有所受以此為擯朱注之欄柄亦可笑矣夫  
 思孟傳道之醇而未足以証論語乎思孟之去古不  
 遠孰若漢儒思孟之說有所受孰若漢儒程朱準的  
 在乎思孟徂來準的在乎漢儒其於聖學孰近孰遠  
 孰正孰頗孰純孰駁孰實孰虛當一言而斷焉爾

非曰徂來動輒曰藉天之寵靈因言予五十之年既  
 過焉此為不自力則天命其謂何又惡宋儒持敬之  
 說極筆醜詆者溢乎語徵諸書是則匪佞即殷紂之  
 遺耳書曰惟受罪浮于桀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  
 上世以此為洪大之罪聖人奉辭伐之叔世以此為  
 卓越之見學者蒲服歸之古今趨舍之霄壤嗚呼曷  
 其奈何若茲  
 非曰朱子嘗有言曰凡並緣假借最釋經之大病蓋  
 或文句偶同而旨意實異或旨意略似而向背實殊  
 或反以彼之難而釋此之易或強以彼之有而形此



之無使意已親者引之而反踈義已明者引之而反暗甚則彼此俱昧而欲互以相明如獐邊之鹿邊之獐循環無端而卒無所決其偶值文意之適同而無前數者之患亦不免為倚重於人而取信於外終不若出於吾之所親見而自言者之的確而真實也嗚呼朱子是言深中徂來之病一部徵中渠之旁引曲證以為古言敷衍假托以為新義之類以至拘泥牽強屈曲支蔓散漫粗鹵晦澁迂僻之解徃徃奉是說以臨之乎則其病痛隨處呈露不可渡逃矣是學者所宜先知也故標而出之其詳則予當於各章究

辨焉

論語徵曰後世先王之道弗明豪傑士厚自封殖以聖知自處遂至於以六經為先王陳迹獨潛中心斯書然學不師古非孔子之心矣廼敢然自取諸其心以為解者自韓愈而下數百千家愈繁愈雜愈精愈舛皆坐不師古故也非曰徂來設是說一筆勾諸先輩以夸耀其古文辭之業嗟乎談何容易凡先輩譚經講道者雖有得失淺深之異乎莫不出於師古訓詁諸儒猶能然况於程朱正學乎試舉一二焉其言敬祖尚書論語言敬

非敬

卷之二

三

慎德堂



義言窮理。祖易言博約。言克己。祖論語言本然之性。言存養。祖孟子言省察。言致知力行。祖大學中庸。但其言道體。言氣質。係所發揮。而其實道體。祖論語。川上中庸。費隱氣質。祖上智下愚。生知學知。困知勉行。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等。其佗如書之精一。執中。易之繼善成性。詩之物則民夷。禮之天理人欲。春秋之正名分。貴王賤霸。無往而非其所原矣。如此之類。更僕未可終也。孰謂以六經為陳迹。與孰謂學不師古。與。獨徂來所師不在乎古。而在乎明儒所謂古文辭之業。亦唯摸擬剽掠而已矣。踏襲釘餉而已矣。其為

事也。詞章小技。而委瑣公磨。於聖學毫無干涉。其為說也。何李盜柳氏緒論。變其術以托首倡。王李公然復盜之。徂徠又復盜之。靡爛臭腐。無足道者。是皆輓近末弊之極。又何師古之有。渠特乘我邦不知學之虛。逞其驚辨。郢書燕說。以煽惑天下。貴耳賤目之徒。壞人心。敗學術。到于今。猶流其毒。可深嘆矣。苟有志於道者。豈得不聲罪致討焉哉。

徵曰。朱子妄謂不名先儒禮也。於是乎尹焞游酢謝良佐。屬志氏而不名。又從而為之。階級子程張而氏諸儒自此之後。大全諸書奉以為金科玉條。



非佳  
卷之二  
性德堂

不敢違。遂使讀者茫乎不能識其為誰某也。殊不知解經諸儒具其姓名禮當然也。

非曰。朱注私本。何必具名。吾蘭洲先生之辨。確矣。抑

朱子稱呼。自有家法。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

如泰山海陵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曰自注

云泰山公卿稱謚。自注曰如云無謚稱爵。自注曰如

孫先生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

其無官者稱字。自注曰如或兼以號舉上蔡龜山之

類。凡姦邪則直書姓名。自注曰如乃朱子何以名先

儒與姦邪同科哉。集注子之猶稱先生之例。氏之猶

稱官爵字号之例。而要主簡省也。其人自有差等。子

云氏云禮則然矣。何曾故意為之階級。且也朱注所

氏皆先輩名儒顯著于世者。故范氏吾知其為淳夫

呂氏吾知其為與叔。尹楊游謝吾知其為尹楊游謝

其一二較微亦淹通宋儒藉者。皆能辨之。矧在當時

人望而識之。猶今日稱山嵒氏熊澤氏室氏新井氏

之類。孰費猜度。然朱子在先輩非所熟稱。與同學並

世之人。必具姓字。若趙伯循潘興嗣張敬夫何叔京

是也。其斟量亦密矣。今也乃指朱注為茫乎不識。誰

某是讀者之固陋。窻聞耳。文誰咎也。至於大全諸書

非女  
卷之二  
集注



不敢依朱子，科條必標姓名字號等。未嘗單氏之，大  
 全於朱注所引諸儒，亦必注曰某名某字某號某地，  
 人渠乃謂大全諸書奉朱子科條，亦使讀者不能識  
 誰其何其悞也。大氏人自有一定之稱，雖揚墨莊列  
 之係異端，字相承子之固無不可。奚必區區行黜罰  
 於稱呼間，况如程朱諸公千載有山斗之望乎。仁齋  
 獨貶朱子氏之，是其淺中忿戾之見。徵中復其舊為  
 似知體然，至其大學中庸二解，又遽名之者，何與。豈  
 為依其所謂解經諸儒，具姓名之禮乎。然則二解曷  
 以不名仁齋而字之，乍依禮乍不依禮，其翻雲覆雨

亦甚矣。是無從焉。渠當家說大售之日，乘氣作二解  
 以仁齋其臭味也。尚存形迹，特仇視朱子，無復忌憚  
 極其毒螫，以取快於一時也。已矣。又何依禮之有。自  
 是厥後，其徒相承，率以名朱子為張門戶之具。小人  
 浮躁之態為然，可憎矣。又可笑矣。

徵曰：其意謂欲學孔子，宜無若論語聖人之言行  
 具是而其意猶有所不足也。則以史記世家補之  
 噫，是惡足盡孔子哉。

非曰：孔子履歷可徵者，唯史記。故朱子引以冠編，令  
 讀者有所考焉。尊崇之意固當然，何其盡不盡之問。



非行

卷之三

其

情

後人編先輩之集往往以其年譜本傳等置于卷首亦此意已豈必以意之有不足於本編也哉渠之駁失其窾無風興波者往往如此

徵曰苟有其德則舉而措諸事業是莊周內聖外王之說也道者率性自然而人皆有之故聖人不假學是宋儒以後之失也

非曰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又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是豈非舉而措之謂耶乃此說自孔子非莊周所得而專也率性之謂道語意明白渠造道者先王所造非自然有之之說而近寔乎中庸乃

又設遁辭曰子思亦謂先王率人性而作為是道也窮哉說乎果爾子思之欺後亦甚矣且縱如其說已有性之可率不害其為自然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孔子贊是詩為知道故董子言之道之大原出于天善夫道之為自然昭昭矣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謙以學知自處則生知之不假學可以見焉孟子曰堯舜性之亦是也渠以為宋儒已後之失乎乃詩書之文孔子思孟之言皆先已失為不昉於宋儒弗思

非教

卷之三

其

情



之甚矣。夫徵卷端諸說，謬妄溢紙，奇僻恠諂之見，實  
勃窣於此。其大者，蘭洲先生堂堂之陣，既致其討，今  
感其餘寇，以一掃巢穴云。

○首章

徵曰：學農圃、學射御，亦皆言學。而單言學者，學先  
王之道也。又曰：朱子以效訓學，效自學，自學豈  
可混乎。

非曰：學農圃、學射御，豈非做其所為乎。是而言學，乃  
單言學。朱子所謂後覺效先覺之所為者，庸可易哉。

朱子又曰：學者有所做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  
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  
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學之事也。可謂明備矣。但來  
自少讀書，以賦詩作文又好吹笙操琴，皆曾無所  
效。而然與中年後一意效明儒王李所為，唯模擬之  
務。乃自言余學古文辭十年，以知先王之道是學之  
與效。渠豈不自混乎。至其答屈景山書，則直曰：學之  
道做做為本。習書者必摸蘭亭黃庭，豈求為贗乎。學  
之道為爾，是與朱注奚擇哉。抵牾亦甚矣。皆可發一  
笑也。然學字義重，效字意輕，故朱子不直訓以效。而



曰。學之為言效也。自有斟酌。蓋本非正訓。假彼形此者。朱注不苟如此。但來粗鹵。奚足以知之哉。但朱子所謂效者。在知行之實。以求成於己。非若渠之所為。模擬剽竊。飾外銜名。懸空以為知道之類耳。學者宜猛省矣。道必揭先王。渠之家言。因於其辨道。乃曰。凡單言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天下之道也。夫道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聖人君子之道。不道地道。君道。臣道。人。道家道之類。皆就其所在。而目之。始無二致。朱子故曰。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斯言弗可易矣。是以單言道。莫不總括。何限以先王。

也。但徠開口。輒曰。先王之道。又曰。安天下之道。蓋以恐赫未學而已矣。且渠中歲宗尚宋學。而失身于權倖之門。受其嬖妾。以為配其言。諧譖。媒躒。其行任放。跡弛。蓋道之在目前者。不勝滅裂。每讀程朱諸賢。切實之訓。如芒刺在背。故深忌正心之術。修身之方。竟發狂見於半百之日。特以先王天下藉口。以雄誕之辭。籠絡一世。頑乎俚乎。一掃進修之實。自以為得計。可憎之甚矣。乃楊雄所謂孔子讀而儀秦行者耳。豈足知道之一端哉。

徵曰。士學先王之道。以成德。將以用於世。然人不



知而不我用也。其心豈莫所怫鬱乎。然亦有命焉。行先王之道於世。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唯命不同。於是時。教學以為事。藉以忘憂。其心莫有所怫鬱。豈不以為君子之人乎。

非曰。朱子時既有為。若此之說者。朱子辨之曰。有謂不愠則其自待厚者。又有謂安於命。故不愠者。皆非。夫君子之不愠。自見其無可愠耳。豈以自待之厚。與迫於不得已。而後然哉。徂來之說。玩其詞氣。乃迫於不得已之甚者。可謂淺陋矣。且渠拮朱子所痛斥之說。緝綴以為新義。嗷嗷弗已。真可憫哉。前輩有言。將

唾去之果核。重上華筵。吹已棄之燼灰。再張虛燄。徂來有焉。

徵曰。孟子先覺後覺。訓正徵諸本文。可見已。

非曰。窮哉說也。予徵諸本文者。屢矣。曾不見覺之為正。趙注亦同。訓為悟。渠欲排朱注。憎其有確據。乃捏合書。先正保衡詩。有覺德行等之文。妄造是說。以藩籬之已。孟子此句。強訓以正。猶是可矣。若上文先知覺後知之覺。豈可以正而通焉哉。其謬不待辨而明矣。

徵曰。時習。既以為時。時重習。又以為無時。不習。朱



子解經可謂無持操者已  
非曰朱子解經謙遜長厚務援先儒之說至於其無  
所得與有為而難從而後始立己說故集注並載舊  
說者往往相湏而發或廣本文餘意或備一說令學  
者參考以自得焉如是章程謝之說朱子自有明辨  
曰伊川專在思字上蔡專於力行似皆偏了又曰謝  
說乃推廣習字陳新安亦曰謝氏言時字與時時之  
意異朱子姑采以備一說耳是何無持操之有渠之  
驚殊見排先儒力創新奇之說不自耻於無警或竊  
先說以誑柏盲之徒謙厚之風掃地而索者與朱子

解經之汰固異年而道也若夫徵以時時重習為章  
子事以天子諸侯之禮不可得而習駁無時不習其  
拘迫拗戾蓋不遑辨矣  
徵曰說訓喜意殊為不知字義喜與怒對悅則不  
然聲色之悅耳目芻豢之悅口理義之悅心王大  
悅人皆悅服之類豈特喜意乎  
非曰說與喜微異故朱子不直言喜而言喜意蓋中  
心懽欣之謂釋字義如是而已矣徵所謂心深受而  
愛慕者特談其趣耳其實悅字豈有深字愛字慕字  
之義哉徵累引悅耳目等成文證其非喜意以予觀

非文  
卷之二  
集忠



之皆。是中心懽欣之義。可以該之。即喜意耳。且朱子有言。所知者益精。所能者益固。中心油然說懽之味。雖芻豢之悅。口不足以喻其美矣。乃渠所云云。自圍乎其中。渠胡騁駁議。乃如此。

徵曰。人不知而怒。雖非君子。亦無是事。

非曰。渠排朱注。含怒意。乃設此駁。以張己。佛鬱之解。然訓愠。單言怒。是古注。援古注。攻新注。非踈則誣焉。朱子曰。人不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芥含怒不平之意。非知德之君子。其孰能之。又曰。心下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又曰。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

些小不快活處。便是明辨如是。豈非平正不可易哉。佛鬱亦換字。言此意耳。竟不能出朱子範圍矣。

徵曰。樂與不愠。為所遇境有順逆者。其謬甚矣。人不知。本謂在上之人。不知其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耳。如莫我知也。夫豈為七十子不知夫子乎。故朋來之樂。亦人不知之事。

非曰。朱子曰。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人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順逆皆主事而言。不主境而言。渠特加境字。以議其謬。誣亦甚矣。借令如渠說。亦我學有餘。而朋來者。豈非順邪。我德已邵。而上之人不知者。豈非逆



邪朱注依然不謬矣况經文本旨初不然乎人字所該廣矣凡對我者皆人也從朱注則在上之人亦在其中矣若百里奚為媵寧戚飯牛皆是也程子引不見是而無悶亦是此意但經旨不主人君而言已但來特以人為在上之人至於憲問篇言凡古書言人不知者皆言在上之人不知也其為無稽之說甚矣請及本章而論之

徵曰朱子以講道授徒為大小大事所見之陋非曰講道授徒非大事與但來既言行先王之道於世命也傳先王之道於人命也以傳道對行道者何

哉又釋知我天乎章言天命孔子以傳先王之道於後世而不使行道於當世是天以小事命孔子也與夫聖賢既不為世用則以講授嘉惠後人古今一揆渠在孔子則不敢議在朱子則非笑之何其無定見也且就其以講道授徒為大事之一語亦可見大賢任道之重矣

其為人孝弟章

徵曰為仁於天下以教孝弟為先宗廟之禮所以教孝也養老之禮所以教弟也又曰後世不知其意以為迂濶故有子語其義也又曰我教孝弟未



嘗教忠未嘗教敬未嘗教和未嘗教順而忠敬和  
 順自然生於彼先王之知其要也曰外此不  
 非曰此章不俟多言焉從朱注則經文不加一字本  
 自明白若祖來說章首當有先王以教孝弟為先之  
 句道生之上當添忠敬和順之之五字為仁之下當  
 添於天下之三字然後義始通焉凡此皆文外之義  
 豈宋賢所知哉有子果患後人以宗廟艱老等之禮  
 為迂濶以語其義乎何以不少具其文使後儒因辭  
 以求其義歟何以故為此闕略之言聞然無幾微可  
 指特望填補於二千歲之下千萬里之外歟

徵曰仁義禮智出孟子謂根於性而不謂性謂之  
 性者自漢儒始

非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又曰仁義  
 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是孟子以四者為性  
 章章乎明矣徵以根於心誤為根於性其粗鹵如此  
 不足辨也

徵曰若唯據性理也則性中何無孝弟也程子深  
 泥五行故曰曷嘗有孝弟來

非曰孝弟者行事之實善事父母而後見其孝善事  
 兄長而後見其弟不對父母兄長則未有實之可指



唯存其理於性中是即仁也。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就其所發指其實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程子原其所存言其理其旨相為表裡。性理之說本自昭晰如茲。何泥五行而後然。辟諸木仁猶根之生氣也。孝弟猶幹之萌芽也。百行萬善猶枝葉花實也。根中但有生氣曷嘗有萌芽來。故曰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至於生氣發為枝葉花實則萌芽必為之本矣。故曰為仁以孝弟為本。徵乃言性中何無孝弟也。是猶言根中何無萌芽也。其艱深甚矣。程說實不可易矣。

○巧言章

徵曰朱注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若無不可者然以內外言之其禍昉於孟子好辯而極於宋儒不可從矣。又曰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亦其心學之說耳。

非曰但來捨命作徵盡排宋儒之說以立一家之言。盖亦思以易天下也。宜剖析群言以明己意倘其言之長當舉梗概或別有所撰著當言辨見于其書使人有所考據矣。凡其見皆古來所無一已所創而乃單言禍昉於孟子好辯而極於宋儒又言其心學之



說耳語徵中。如此之類。層見累出。未嘗詳其所以為。非之說。但以資於抑人揚己。爾宜乎其易於立言。而捷於賣名也。然是裁足以聳動一種浮躁之士而已矣。如天下之不信。何借今今就一部徵。未嘗指斥其病痛。唯曰禍昉於仁齋好異。而極於徂徠。曰其古文辭之說耳。乃彼徒亦必不服。是故君子之譚道也。辭務達辨。尚明非若渠之忽略茫昧。不可摸索也。

○吾日三省章

徵曰。三太聲為是。

非曰。金仁山曰。大。全。小。注。引。之。揭。以。朱。子。曰。者。誤。矣。三字平太二聲。有

自然使然之矣。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嗅與三思三復皆使然而集註於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徂徠不之知。妄以駁朱子可笑矣。其餘蘭洲先生之辨。具于本編。徵曰。忠者懇到周悉。無所不盡也。信者行不爽言。若合符節也。朱子盡已以實之解。殊為未暢。非曰。程伯子曰。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朱子大學章句采之。程叔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集注乃采之。朱子曰。明道之語圓轉。伊川之語方正。



大拉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又曰。伊川之說簡潔明通。較又發越也。朱子會萃衆說。商確至當。如此殊非若漢儒隨文作解之陋。後儒文外生義之妄也。蓋發已自盡。即盡已也。循物無違。即以實也。渠之所謂懇到周悉。無所不盡者。既自囿於盡已。行不爽言。若合符節者。又不外於以實也。但信者屬言。而渠主行。誤矣。縱無此誤。亦語意皆煩冗。無餘味已。但求以簡為不暢。以煩冗為暢。左矣哉。渠力欲更舊解。撰新義。而無所得。為其窘窮。往往如此。

徵曰。忠信為傳習之本。則惡其義之淺。故為此艱深之言也。殊不知曾子止以為人謀與朋友交者。言之初。非如宋儒心學務深者比也。非曰。朱子曰。首篇所記多務本之意。又曰。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為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又曰。大氏學而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朱說明核如此。忠信為本之旨。平實易曉。渠以為艱深。何與朱子。又曰。曾子為人謀而不忠乎。只說為人謀。又曰。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乃徵殊不知云云者。朱子固已明言之。渠嘗以心學務深。何



與記曰。忠信禮之本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是亦務艱深者與。弗思之甚。且徵於後。童主忠信曰。學問之道。必主忠信。又曰。辟諸主賓。有主而後賓至焉。忠信而後所學可成焉。是則與朱子忠信為傳習之本。意義全同。若是乎。其說之一一矛盾。殊不相謀也矣。

徵曰。曾子守約。出孟子。廼以曾子之勇。比諸黜舍。豈以槩其生乎。如戴記曾子問。則謂之何。可謂牽強。

非曰。勇配仁。知君子達德。乃曾子守約之勇。槩其生平者。審矣。渠以為一時偶爾之事。與可笑矣。曾子問篇。蓋後世禮家之說。托名孔曾者。戴記多此類。不足據信焉。且吾聞已博而後約之也。未聞不博而徒約也。故戴記而實然。亦是曾子約前之博。固不害於其博。後之約。徵遽以此駁朱注。豈不妄乎哉。

○道千乘之國章

徵曰。道千乘之國。諸先生之解。可謂善言治國之道者。已。然孔子何以謂千乘之國。非曰。千乘公侯之國。舉太國則小國可知矣。復何容疑。子路言志章。及子路仁乎章。皆曰。千乘之國。蓋概





言非小國也與是章同。徂來欲出新意，強抑舊解，可笑矣。渠是章巡狩，解無替尤甚，狂誕恠僻，使人捧腹絕倒。稍知文義者，皆知其妄，不竣辯折也。顧彼徒深中其毒者，亦必不以為然。

徵曰：敬皆本於敬天敬鬼神，其無所敬而敬者，未之有也。

非曰：敬鬼神有所對，鳥凡敬君敬長之類皆然。但敬天不知渠意，亦以為有所對，與即是郊祀之類。唯天子而可將，以為平日敬畏天命，與是不能脫程朱範圍。徂徠惡持敬，東貶西駁，相望于策，只此數言足為

斷案。渠亦自病，聖人多言無對之敬，乃於辨名設道辭曰：先王之道，敬天為本，學習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持為若或，以念念敬天言之，則亦與持敬何擇也。窮哉說也。果爾，則渠所謂敬者，乍作乍輟，不培不殖，任其消息，而有时忽然自生，如尾松生屋，子蟲生水乎。是足以為獻笑之資矣。

賢賢易色章

徵曰：子夏設此以教人也。若有人能此數者，其人或自謙曰：未學，我必謂之已學之人也。非曰：是解有理，似可從焉。但明高中玄，袁了凡張爾



公皆已有此說。徂徠盜以為己說，可憎矣。彼徒或以為偶合乎，渠以博覽自矜，縱以袁張二家之書較僻而未之讀。若高氏問辯錄，翻刻係萬治初年，則在徂徠生前數歲。惡乎得以未讀諉焉。嗚乎！好勦前說，明儒僻習，徂來倣之。公然以剽竊為門戶，文盜秦漢詩盜唐明，卒以偷名於一世。諺所謂竊鈞者，誅竊國者戾可歎哉。

徵曰：賢賢易好色之心，何從而得好字乎？非曰：經文語氣言賢賢易女色也。好字不言而在其中，甚矣徂徠之昧乎文理。

徵曰：朱注引游氏之言至矣，然以為務本則非矣。蓋學以成德，學而不能成其德者，象故子夏云爾。非曰：是章雖有二說，而其務本則一矣。徵所謂學以成德，亦非務本乎？學而不能成德，豈非不務本乎？渠之所非，吾不知其何謂。

○君子不重章

徵曰：忠信乃為人謀，而忠與朋友言而信之謂也。不必從程朱諸先生，深其義可也。又曰：後人不識聖人之教之術，故嫌夫忠信淺乎，乃務深其解，是不知道者也。如引不誠無物，出入無時，皆坐是病。



也

非曰忠信字所該自廣淺深皆通如為人謀與朋友  
 交是一端耳渠限以此一端拘矣朱注曰人不忠信  
 則事皆無實朱子又曰忠為實心信為實事是皆平  
 易明白渠以深其義駁之者何居程子所引出入無  
 時是孔子言象人之心始非高妙之旨不誠無物亦  
 該乎淺深人不忠信即不誠也事皆無實即無物也  
 是皆何務深之有何坐是病之有

○慎終追遠章

徵曰曾子語所以制禮之意也先王制喪祭之禮

而慎終追遠是其意為民之情歸厚故也又曰歸  
 厚如歸仁先王之禮為安民而設故爾朱注歸字  
 不穩

非曰范氏曰慎終使民勿倍也追遠使民勿忘也先  
 王重喪祭所以厚民德也朱子非之曰君子之慎終  
 追遠乃吾事所當然吾心之不可已者豈為教民而  
 後為之哉如祖來之說殆甚於范究其說則先王本  
 樂於夷踞放肆略無慎追之念但欲安民而故意行  
 禮恐民不歸而勉強示厚也悖矣哉徵援歸仁蓋以  
 歸厚為歸上之厚也然既如其說先王假設之意甚



薄殆乎不足歸焉且歸厚文意與文武興則民好仁  
幽厲興則民好暴同仁暴皆係民豈好上之仁暴之  
謂哉朱注不可易矣

○禮之用章

徵曰禮之用和為貴不可中間斷句戴記禮之以

和為貴用訓以古書率然蓋言禮之以和為貴者

先王之道以禮為美小事大事莫不由禮而非和

不行故也

非曰古書用以固通然是章之用訓以則下文語意

衡決不可通蓋與戴記所謂禮之以和為貴者文勢

不同惡得以彼相似証此不同哉喜援據而不擇是

非其累有如此者以禮為美昔人既有此說朱子非

之曰以上文考之曰禮之用和為貴則所謂斯為美

者皆指禮與和而言也今若以為由禮則上固云和

是豈得越和而指禮乎此辨足以考徂徠之失但其

以非和不行故也釋有所不行是徂徠臆見所創既

割禮字屬上句又截和字屬此句艱澁牽強如何而

可通也

徵曰斯為美馬融以來兼和言之為不成文矣

非曰徂徠安有古注與已意合而朱子不從者輒曰



漢儒去古不遠其說有所受。又曰此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以此病朱子以為不知古言以眩夫未嘗學問之人。至於有其礙於已說而朱子用之者。又罵為不成文。以主張獨見。可謂姦猾詭黠之魁矣。今嘗試言斯為美之兼和。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矣。又言漢儒去古不遠。此說有所受。徂徠非之。昧乎古言也。奉是辭臨之。渠將何以解免焉。唯此一事亦足以提渠之正賊。又朱子曰。對之用。以。朱子曰。渠之正賊。徵曰。朱子不識體用之非古言。非曰。朱子未嘗以體用為古言。特采時言易曉而至。

理寓焉者。以發明道義。因以釋經旨耳。抑文曰。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白香山李杲直碑文曰。公為人質良寬大。體與用綽然有餘裕。是體用之言。其來亦尚矣。非宋儒所創也。是姑舍旃。夫天地體也。生成用也。耳自體也。視聽用也。天下無一物一事不有體用。萬斯年前如此。萬斯年後亦如此。何必問古人之已言未言也。渠縱惡體用之說。絕口不言。亦仰天之生。恃地之成。以目視以耳聽。其為體用自若也。亦所謂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非邪。且解古書。必別撰取古言用之。不得用時言。是何義例。孟子曰。泄泄猶沓沓也。





盖以時言釋古言自古而然豈昉於朱子乎

徵曰燕義曰和寧禮之用也此言用禮則國家和

寧也豈體用之用乎

非曰徂徠既以訓用而寔乎燕義之文例於舊說

恐人之据以証是章因先援之為撰新義以藩籬之

然不察燕義上文之意其支吾躲閃之跡隨即破綻

不可掩矣蓋燕義此段而以禮無不答起之一則承

之曰是以國安而君寧一則承之曰是以上下和親

而不相怨也繼綴其寧字和字以結之曰和寧禮之

用也其意猶謂禮本森嚴者而以致和寧者是禮之

用也依然體用之用與是章禮之用文意吻合如渠

之說文勢硬澁而語意煩複其不可從的也記曰禮

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夫有本而立非體也

邪有文而行非用也邪體用雖非古言而其為古意

也則確矣史記老萊子著書五十餘篇以言道家之

用此用亦同

○君子食無求飽章

徵曰凡言道者皆謂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

者也是不知道者之言且是何以解有道也

非曰渠不具其辯而一筆妄勾前說是市中無賴惡



聲罵人之類不足與校也。抑朱子曷嘗以是解有道  
 有道不埃解故注直言有道之人。然又設此解者是  
 道之正訓乃於首篇揭二十篇之例也。故以凡發之  
 胡雲峰曰。學而篇言道者三。前兩道字泛。此一道字  
 切。父之道是父之所由。先主之道是先生之所由。故  
 集注獨於此釋之。是矣。渠不之知。妄恣刺駁。則鶻崙  
 吞棗。

○首章

徵曰。范氏所守者至簡。為守何也。所處者至靜。非

主一無適之謂邪。大似學究作科舉文。

非曰。范氏於上文舉不動不言無為之三言。乃所守  
 者至簡。承不動所處者至靜。承不言所務者至寡。承  
 無為文理周密。絕無滲漏。徂徠之駁。大謬矣。斯叟讀  
 書之鹵莽如此。無異乎其說之顛倒錯亂。不成條理  
 也。

徵曰。政之為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是就政  
 字發義者。豈不可乎。然不識政謂何。則漫然耳。

非曰。是駁不可曉。豈議其不言。施設之方乎。朱子訓  
 以政之本領。施設之方自在其中矣。若以為漫然。則



孔子政者正也之本語亦漫然耳

徵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較諸禮樂得於身謂之德何其霄壤又曰禮樂者道統也道統在外學而成德於我故曰得於身古書之言一字不可易者如此

非曰禮樂道中之事禮之序樂之和行於日用彙倫之間者莫非道也故言道自該禮樂焉玉帛鐘鼓亦道之發見道固不在事外也朱子行道之云豈不完備乎漢儒釋經往往撫成文以備訓詁蓋揣摩其髣髴身至徂來撐肩努眼以譚禮樂每遭古注有一言

及禮樂者輒以為至珍至寶援資已說以詈宋學漢儒亦豈知其張皇至此耶然渠所謂禮樂成德特主道統則玉帛而已矣鐘鼓而已矣是後世禮樂崩壞之日學者不得成德也矧在我邦今日所通行委巷之禮世俗之樂耳夫也學之欲以成德乎宜矣其徒德人之寥寥也得於身集注初本亦從之後改得於心朱子故曰凡人作好事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又曰古人製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夫德在心故與行對易曰果行育德周禮曰一曰六行二曰六



德又與身對。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書曰：德裕乃身。記曰：德潤身。又曰：儒有澡身而浴德，豈非在心乎？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曰：識曰蓄，豈非得於心者乎？朱子定本精當不可易矣。較諸漢儒實霄壤也。

徵曰：古書身皆謂我也。

非曰：渠於辨名亦曰：凡言身者謂已也。已豈外心哉？言身言已，有對散之異。既曰反求諸其身，又曰反求諸已，是散而通。如戴記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則對而別。當審其所指。太氏古書言身皆謂形軀。

又主行上節所引安身裕身潤身澡身及修身守身，良其身致其身之類，可以見焉。惡得代以我字乎？謂我曰身後世，俚言耳。蜀志身是張翼德之類是也。但來顛倒古今可笑矣。且渠惡言心亦不得不言，故設已豈外心之說以濟其窮。夫心之主一身也，雖童子亦知之，豈止不外哉？

徵曰：佛氏身心之說出而學者嫌其淺已。

非曰：渠於辨名亦曰：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又曰：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又於後篇其身不正章曰：古書所



謂身皆對人對事而言身心似相對唯大學耳然實不然也宋儒動以身心相對立工夫浮屠之學也嗟乎徂來急於攻朱子一瞥之見妄造身心不對之說而近窘於大學乃設實不然之語以晦痕迹夫大學之言甚明白豎看橫看何處有實之不然斯翁遁辭之窮令人失笑彼徒猶或嘆喟以大學與他六條連言為不在對言之例乎予且以不得動喙者証之書曰倚乃身于乃心又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又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易傳曰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記曰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又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又曰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又曰痛疾在心故身不安美也晉語曰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莊子曰身居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淮南子曰心者身之本也是對言之例豈不章章乎明哉若夫孟子所稱苦其心志空乏其身及存其心脩身以俟雖字句不的配而意實相對其他推類言之後篇曰不降志不辱身家語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志即心也晉語曰忠自中信自身中亦心也記曰致樂以治心



致禮以治躬躬即身也又曰心廣體胖又曰心莊則體舒又曰動體安心又曰心平體正體亦身也管子曰修心而正形莊子曰治其形理其心形亦身也又曰性服忠信身行仁義性亦心也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曰內志正外體直躬志志體即身心也凡渠之所謂古言者皆如此其說之妄可知矣今所援引皆非僻書渠苟以儒自居而不之察悍然撰身心出於佛書之說以詬病朱子者何與抑其心三月不違仁不言身而言心豈孔子亦嫌其淺故意深其辭與

○詩三百章

徵曰刪者蓋孔子潤色其字句耳又曰朱子曰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其說至於衆間濮上而窮矣遂有鄭衛孔子所刪而漢儒取以足三百之疑也殊不知孔子語所以取於詩之方耳古之取義於詩者亦唯心所欲祇其思無邪是孔子之心欲取義於詩者必有所思故曰思邪如竒衰之衰謂務竒巧以踰先王之道也非曰解刪為潤色古來所無後世作詩者乞改竄其



師友以刪正斤正等稱焉。但來慣見以為古義。遽謂三百篇皆係孔子改竄。知古言者而若是乎。可笑之甚。其與平子彬者書亦曰。刪詩者乃刪潤字句之謂。非艾三千也。不爾田峻紅女之言。豈若是其美乎。殊不知言有古今之異。上世民俗歌謠發於咏嘆之餘者。自然成章如此。亦猶我邦萬葉一編。洎日本紀中所載歌詞。平常語言。不假煅煉。但在後人頗費訓釋也。已。但來輒擬三百篇作者。以後世詩人撚髭支頰霞思天想之倫。乃謂田峻紅女恐不得然。其可笑滋甚也。以思無邪屬詩人。舊說之非。但來或以為朱注

亦然。故有說窮於索問之駁。與朱子有明說曰。思無邪。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為可恣惡為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為作詩者思無邪則索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使讀者有所媿耻。而以為戒耳。據此朱注何窮之有。漢儒足三百之疑。出於王魯齋。徵乃謂其說窮矣。遂有斯疑似屬諸朱子。妄哉。凡是皆非考之。疎則文之拙。要不足道也。至於其自為思無邪說。亦語溢意晦。殊不可曉。反覆究之。似言孔子之思取義於詩。不務奇巧。夫春秋時列國君臣賦詩斷章取義。則有

非律

卷之一

三

慎德堂



為皆未嘗務奇巧也。則何限於孔子。將以取義為孔子解詩之事。與三百篇皆當時常語。人人善曉。但至後世。或有簡奧難通者。以致象說紛紛耳。孔子時豈有之乎。不務奇巧之云。一無所當。僻儒強撰新義。其抑換有如此者。奇表見于周禮。表與邪同。正字通曰表不正也經史通作邪。周禮多奇字。前輩言此書出於劉欽。欽從揚雄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是說得之。蓋如呼之為噀。美之為媿。韶之為馨。鮮之為鱻。是也。復奚疑於邪之為表。故奇表亦直作奇邪。如祭義曰。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柳子厚毀鼻亭記曰。教孝弟去奇邪。是

也。但來不之察。別為兩字。踈矣。至於奇巧之解。則諸字書所無。蓋渠懸空撰出。以瞞無知之人也。邪絕無巧義。且奇表之奇。在表外。渠併奇置邪內。豈皆非牽強之甚也。歟。

徵曰。程子曰。思無邪。誠也。可謂不知字義矣。非曰。邪之反為正。善善惡惡。心之正也。心得其正。好惡不欺。則所思自無邪。豈非誠也。耶。固非引奇表之表。假借轉換。以濟臆說之比也。徵曰。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守約則足以盡博矣。可謂妄矣。古云。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未聞先約者。



也。

非曰固矣。我祖來之讀書也。范氏病學。者博而實要。欲以約盡。夫博也。即一言蔽之之旨。豈先約云乎。是而可議。聖語亦有疵。如孟子曰。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亦豈可以先博。後約。議焉哉。蓋言各有攸當。或詞不類而旨同。或語相近而意異。當參伍以通其變。融會以要其歸。渠勝心之熾。不遑尋文理也。歟。

○道之以政章

徵曰。政刑。謂先王之政刑也。又曰。以德。謂用有德之人也。又曰。後世不知德字之義。以己之德解之。

非矣。若已無德。則政刑亦不能用之矣。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矣。何免之有。蓋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為非也。

非曰。單言德。以為有德之人。創乎祖來。古來所無也。如讓于德。德不孤。好德如好色之德。指其人所有之德。與指人曰德。語意自別。猶色指其所稟之義。色非指人曰色也。祖來以賢能等字。概之。昧乎文義矣。是章以政刑德禮對舉。文意本自明白。但徠特以德為人。不倫亦甚矣。蓋以飾其為政。以德之說。而其妄益彰矣。且徵以政刑為先王之政刑。曰已無德。則不



能用之以証德字屬人其意謂既曰政刑則已之有德不俟言也夫已既有德又能用先王之政刑三代之治是物已何免而無耻之有經文為不通其繼之言無德而用政刑則民無所措手足則虐政淫刑秦始隋煬之迹耳與上文政刑殊科其又繼之言徒用政刑者其意在急治民使不為非也是則權時之制漢唐中主之治也與無所措手足者又自不同其說前後抵牾語意衡決如此甚矣哉徂來之無實見也但其徒用政刑之一節與經旨略合矣蓋曰徒用則其為已無德而用可知矣然渠以無德而用為非經

旨又誤釋政刑字則此節亦非實有合焉

徵曰免者謂免於刑戮也不止謂民有苟免之意非曰朱注意亦如此但其免也見懷思威已非耻而不為惡也故苟之朱注為密朱子又有言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非真有以免於罪戾耳與集注相發蓋未嘗釋為有其意之義渠自謬解耳渠又於中間挿政刑使民免於刑戮之說與經文語意異主客且無耻不通矣

○孟武伯章

徵曰朱子曰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



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未審武伯為人。何如舊說為優。太氏宋儒動輒求諸心。是其深痼時時發見耳。

非曰。朱注之旨。包含甚濶。實摹出孝子之心。凡為人子者。孰不惕然警勵焉。是亦人心之同然也。但來獨恣然於此。輒自朱注為深痼。可異矣哉。夫愛子之心。天下通情。但來亦必有其愛於父母。然以體其心為非。是而不貴也。則渠之於親也。猶烏耳矣。清范縉雲六喻衍義。首提撕人子之心。務欲使體父母之心。亶

亶數百千言。曲暢詳盡。人無賢愚。讀者莫不感動。享保中。但來奉教。譯之為之序。以贊揚之。是其實以為深痼。不可訓。姑以頰舌應命也。與彼學之弊。至傷孝子之心。而極矣。噫。

○吾與田言章

徵曰。朱子日用動靜語默之說。其意以道為當然之理。而不知為先王之道。以其心學之見。視孔顏故也。且所謂坦然由之而無疑者。豈得謂之發乎且何緣而見其坦然由之而無疑也。皆文外生義。豈不妄哉。



非曰先王之道何修己以安人而已矣。即是當然之理。發為禮樂刑政。布為井田學校。無適非當然之理。岐而二之。是不知知道者之言。顏子陋巷自樂。無國家之責。其學先王之道乎。亦唯有修己之業耳。故其行事之實。不驗諸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將何以觀之哉。朱注所云。豈不得其要乎。孔子之稱顏子也。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蓋顏子終日不違之心。即三月不違之心。心學視孔顏。我見其當。未見其否也。朱注觸處洞然。自有條理。知也。發明夫子之道。主知而兼行。坦然由之而無疑。主行而兼知。朱子故曰。顏子所聞入耳。

著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是未嘗以坦然由之而無疑。釋發也。但來讀書。豈不粗哉。夫深知必篤行。顏子不違而能發。故見其由之之無疑也。何文外生義之有。但來乃謂坦然句。何緣見其然。渠豈以顏子為唯能知之。未必能行也。耶。但來又有言。學問之道。一意從事。先王之教。而不用其智力。以發油然生焉。乃援默識及顏喟。二章証之。二章固未見油然生之意。又言諸子性急。欲得諸孔子。言下顏子則不然。待其自然來集。經文唯曰。不違足幾何。處有油然生。而自然來集之意。渠既言不



違者無所怪問。私為私語。發謂啓發。二三子是與油生自集之義。絕無干涉。文外生義之妄。徂來自道也。抑其云云。以為學問之道者。蓋有自來焉。渠放縱自恣。以修身為禁忌。所謂克治省察。致知力行之說。束之高閣。徒弄翰墨。務博雜記覽。以禮樂空言。強聒其徒。自病平居。絕無實際。得罪名教。乃謂我一意從事。先王之道。不用智力。以竅油然生焉。世儒性急。我則待自然來集。我之好學。是顏子之方。以是防非議計。亦狡哉。

○視其所以。章。...

徵曰。程子欲以此察常人而不可得矣。則謂必知言窮理而後此法可用焉。是以孔子為未足者也。非曰。程子意謂此夫子觀人之法。明睿之能事。學者在我者不明。則安能如此。雖然。非此法止於孔子。後人不可復用焉。竅其苟能知言窮理之後。乃以此察人人亦不可用也。蓋示學者以受用此章之方也。奚不足於孔子之有。徂來誤讀而妄駁。可憎矣。徂來又以此章為察國君之道。以孟子人鳥使哉為聽訟之。法蘭洲先生已辨焉。蓋渠每於文外種種湊合。始如解謎辭。此章何處有君字。孟子何處有訟字。即如其



說。是孔孟好隱。

○子貢問君子章

徵曰。君子長民之德也。仁以為己任。在行之而已。

故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行之艱。豈易言之哉。故惡

夫佞者。

非曰。此解簡短。未及深考其失。然仁以為己任。文外

之義。非是章問答之旨。先行後言。曷垠於長民言而

不行。輕易之失。與佞自別。夫推行假借。釋經之大病。

朱子屢言之。竭力排斥。故集注皆依靠經文。未嘗援

文之似以掩旨之異。舉彼之有以形此之無。於此章

亦可見矣。但來豈足知之哉。

○君子周而不比章

徵曰。孔安國曰。忠信為周。本諸魯語。又書曰。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皆古言也。又曰。訓親者一義。

非曰。周之為徧。亦自古義。易知周乎萬物是也。豈可

以忠信與親而通焉哉。朱子曰。忠信為周。只緣尤傳

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又

曰。忠信非以訓周也。忠信則無彼此於人。周之道也。

朱子斷得明白。書周親之周。孔註蔡傳。皆訓至徵以

為訓親。無據矣。



徵曰。朱子謂君子小人之分。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是誠然。然亦未已。蓋君子者在上之德。其心在安民。故公。小人者細民之稱。其心在營己。故私。若不求諸安民之道。忠信之義。而一意欲普徧其弊。必至於鄉原。一意欲公。其弊必至於老莊。天地不仁。聖人不仁。而極焉。

非曰。徂來之昧於本末。若是乎。姑就其言論之安民。固公。營己固私。然是有此心。而後為此事。已非因此事。而後有此心也。嘉遜之士。如黃叔度之倫。遇時之不利。無意於安民。豈其心私。而為小人邪。功名之士。

如王安石之徒。得不世之遇。未至營己。豈其心公。而為君子邪。徂來溺心功利。惡言心術。每見經文。君子小人字。必皆以位言。以事言。故其說陋。而義不通。若此。渠又罵宋學。以鄉原老莊談何容易。宋已降。諸大儒從事。程朱之訓。其麗不億。高下淺深。固有之。然一意欲普徧乎。吾未嘗見一人陷鄉原者。一意欲公乎。吾未嘗見一人為天地聖人不仁之說者。不煩斯翁過慮也。但為此說者之徒。務外遺內。靡聖管管。抑人揚己。誣古欺今。甘為浮薄小人之歸。我所親覩。歷歷可數矣。噫。學術邪正。可不慎歟。



○攻乎異端章

徵曰異端替諸漢晉諸史多謂人懷異心者乃多岐之謂也異端字不它見獨見論語家語而家語註猶多端也乃孔安國王肅輩必有此解故諸史所用依其解已魏篡漢祚以攻異端為務何晏集解非私書必奉魏帝勅而作者故避時忌諱特設新義後儒不察遂為定說

非曰但來好旁引曲證動輒咬咬溢帛不復顧其踈濶不切於本文矣獨是章唯曰替諸漢晉諸史而未嘗舉一語以証焉豈得非病其本語殊不協於已說

姑假其名而諱其實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弟子人人異端後漢書鄭玄傳曰袁紹客見玄儒者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莫不嗟服是皆學術異其端緒也晉書刑法志曰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是與古刑書異端緒也予之得乎漢晉諸史者如此適足以証何朱舊說已如解以懷異心皆不通焉渠之所考不知與之異邪否邪家語異端出於辨政篇曰政在異端乎蓋子貢問以齊魯及楚三者之政所以殊也多端之解未的說苑引之作政有異乎可以見焉如杜預左傳



序曰簡二傳而太異端亦與尤氏異端緒也公谷豈  
 懷異心哉諸書皆如此則夫子直言異端者其與聖  
 道異端緒可知已何晏不同歸之解亦有自來豈新  
 義云乎避時忌之說使人噴鋪盈案吾聞援經訓以  
 規切時弊者未聞因時忌以遷就經義者也何晏之  
 陋亦必不至若此之妄矣且也果時忌之可避與八  
 佞雍徹觸曹操建社稷置百官冕旒警蹕之忌具臣  
 之不從觸其弒伏后酖皇子之忌周之至德觸曹丕  
 篡奪之忌好德如好色觸其奪袁熙妻之忌名不正  
 身不正觸其狗鼠不食餘之忌右皆昔年侍者罵曰

狗鼠不食餘友于兄弟觸其燃豆其之忌苟合苟完觸曹  
 啟窮奢土木之忌顓臾章反覆辨詰觸曹馬屢伐吳  
 蜀之忌凡一部論語莫非曹家一代病痛何晏皆不  
 能隱諱焉而特田護此一章何與魏之以攻懷異心  
 者為務未詳事實縱有之亦微末已非若上文數事  
 之顯著也舍顯著而避微末抑何益何晏傾巧小人  
 徂來誣之本不足惜遂誣後儒為不察于此以伐已  
 之獨見是則不可不辨嗚呼徂來陋學僻見鼓杜撰  
 之說黷惑晚進柏盲之人以為得計殊不知天下自  
 有讀書史之人竊笑其妄而唾其齷也悲夫



○由誨女知之乎章

徵曰語知人之方也。蓋門人以意錄孔子之言而不錄其所由故。後人難其解遂鑿耳。古來注家皆以為孔子語學問之道。子路非好知之人也。孔子豈然乎。且如諸家說知之二字終不穩。

非曰此章語意本自明白。故古註不用解。諸家之說無復異義。渠以為難其解不知何謂。且如其說。經文何處有人字牽強甚矣。渠好以經濟解經又務欲撰新義。如此章知人之說。自覺其窮則設門人以意錄之。之說以開走路。蓋難其解遂鑿之一語。但来自攻

也。已凡解經務附以新奇之義。輒謂此門人以意錄者。人皆不知。唯我知之。則何說不可捏造。可憎之尤者。其以子路非好知之人。駁舊解。渠豈謂孔子告門人皆投其好耶。此章孔子呼子路誨之。救其失也。好不好之義絕無干涉。又以知之二字為不穩。豈以之字無所指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章可證焉。尹氏解其章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徵亦曰。尹氏盡矣。乃於此章復疑前後矛盾甚矣哉。其佗章內繆妄之說。蓋不暇辨矣。

○子張學干祿章



徵曰。不取諸先王之道。而取諸君子之言行。雖君子之言行。其已心之所疑。殆尚且闕之。又曰。它如聞斯行之。則非干祿之道矣。可以見已。非曰。取不取等。本文所無。而其為說。殆不可曉。是固措辭之拙。且渠每言君子。謂有長民之德。治邦之才。不知斯德斯才。未合先王之道。耶。今所云云。不知其何謂。蓋渠之學。心無所得。而剛愎自用。故語意衡決。不成條理。徃徃若此。如其言聞斯行。非干祿之道。諺所謂捉耳拭涕者。又排朱註言。宋儒之學。遠於人情。故曰。定其心。而不為利祿動。不知徂來之學。近於人情。故不定其心。而能為利祿動。耶。此皆足以為獻笑之資。

○何為則民服章

徵曰。舉直錯諸枉。舉枉錯諸直。蓋古言也。而孔子引之也。孝經曰。非先王之泐言。不敢道古之道。若是焉。後儒不知。廼謂聖人以意造言。謬矣哉。非曰。聖人聲為律。身為度。乃一頓一笑。莫非至教。奚必用考其言之來由。舉錯之古言。而孔子引之。既無明証。後儒亦無聖人意造之說。要是無用之辨爾。徵曰。諸之乎也。以積材之道為喻。又曰。直謂材之



良者喻諸善也。仁也。枉謂材之不良者。論諸惡也。不仁也。宋儒不識其為喻謬矣。

非曰。諸之乎之說亦通。然淮南子曰。處象枉之中。不失其直。梁鴻傳曰。競舉枉兮。錯直。楊彪傳曰。輔相漢朝。舉直錯枉。朱注。諸之為象。錯之為廢置。本自有據。朱子設以之乎解之。則渠必百方營求。援此類之証。罵朱子為不知古言。渠意專在戾朱子。是之乎之解。所由起。寔為可憎焉。枉直即邪正。如上文所援。皆然。何限乎材。且以良不良釋。亦失當。其比喻之說。尤可笑矣。凡此比喻云者。為此有難通之義。取彼易曉之事。

以北方之務。令人瞭然耳。故若為山下。箕掘井。九。似割雞。用牛力。舍魚取熊掌之類。一見便了。是章及子夏演之之語。皆無一材字。枉直亦既不限於材。隱僻若此。孰識其為喻。豈翅宋儒。雖哀公樊遲之耳。聞亦必不曉焉。聖人好事。特設艱澁。晦昧天下。後世無一人知者之比喻。海東萬里。近有荻生茂卿者。始解之不亦異乎。

徵曰。多謂舉錯當。則民服。小矣哉。陋儒之見也。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民服。苟取當於眼前。衛鞅之所不為也。



非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申于桐民大悦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悦聖賢行事其孚於民心若此故  
 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徂來覩商鞅之令施  
 於徒木之後輒謂一國之小而務近功者猶然矧天  
 下之大而聖人不尚近功非歲月之久不足以服民  
 此之謂陋儒之見果如其說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之  
 初民尚汹汹未服異日見不仁者遠始信前日之舉  
 也乃聖人蓋言舉錯久而後民服乎直曰舉錯則服  
 是聖人欺我矣

徵曰如大居敬而貴窮理居敬固孔子語仲弓者

然以此為窮理之本則其鑑空衡平之說也苟使  
 鑑空衡平亦唯能見已之所見耳不若以先王之  
 道為規矩準繩也雖良匠苟無規矩準繩何以能  
 審其曲直哉窮理乃易贊聖人之言宋儒強諸學  
 者可謂不知類已

非曰宋儒既得不傳之緒於遺經其以先王之道為  
 規矩準繩者蓋不待言矣誰外先王別自為道者所  
 謂鑑空衡平之說鑑空者即於先王之道無蔽也衡  
 平者即於先王之道無偏也居敬之功熟心得其正  
 而後已之所見與道默契者蓋如此渠妄以規矩與



鑑衡相形以加刺駁吾不知其何謂今姑就渠比喻以究之規矩準繩不能自作其用必俟其人所謂非道弘人也渠亦知其然故曰良匠又曰能審曲直所謂人能弘道也然欲為良匠亦非易易必能竭目力於方圓平直究知規矩準繩之用可以致大廈層臺而後可矣是則窮理之事也渠豈知之否乎易之窮理固聖人之事言極功也然學者即物窮一理亦是窮理言初務也大學諸書言積累之功者甚矣宋儒未嘗遽以極功強學者何不知類之有且渠豈謂唯易有窮理字以贊聖人至宋儒始移諸學者講治之

事乎是何必然以窮理通稱學問推究之功其來亦尚矣管子曰智者究理而長慮可以見矣究即窮也其佗則三墳五典百家象流之論研精而究其理見于夏商湛文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見于杜詩窮理本情見于柳文是皆詞章之士而尚能言之又皆先程朱數百年祖徠苟以儒自居半世守宋學而毫不知其指悲夫居敬仲弓語渠今以為孔子語謬矣

○使民敬忠以勸章

徵曰天至高而不可企及矣至遠而不可窺測矣至大而不可盡矣日月星辰森羅於上為君子之



治民奉天道以行之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以象  
 之所以敬天也夫民曰天民不屬諸君而屬諸天  
 臣則皆君之臣也古之道也故奉天道以臨之是  
 謂之莊  
 非曰莊字義無多端古注曰嚴也亦可朱子曰謂容  
 貌端嚴盡矣但來欲釋此一字乃曰天曰至高曰至  
 遠曰至大曰日月星辰曰君子曰天道曰齊明盛服  
 曰敬天曰天民曰君臣曰古道攘臂揮汗援引溢紙  
 隨曰故奉天道以臨之是謂之莊夥頤但來之為解  
 沉沉者然奉天道之云於莊字義泛而不切且也經

文臨字本在莊字外徵併臨釋莊床下疊床試以其  
 說演本文當曰臨民以奉天道以臨之是何義可笑  
 之甚至後篇莊以泣之章徵引包注曰嚴以臨之盡  
 矣曷以與此解不同包注之盡矣則此徵之冗自可  
 知矣  
 徵曰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  
 忠以勸而為之也夫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  
 之何而孔子答之以此是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  
 為之者審矣張敬夫迺欲勝孔子而上之可謂刻  
 矣是其意惡其輟也惡其輟乎則莫若誠焉



非曰甚矣哉。徂来之昧於文理也。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康子昏昏而求使人昭昭，昭之方，聖人誨之，使其先自昭昭，以壯已下五事，鑿其昏昏之方。張芑山曰：康子意在責民，聖人只令反已得之，然此五事皆職分所當為，民之敬忠以勸，乃自然之效，非有求於民而故意如此也。是義利所以分，苟無見乎此，周公、孫臏與王莽恭謙何以別乎？南軒張公欲學者察於此，故推聖人之意以揭示本旨，所在明白切當，宜無異論。徂來反謂孔子答以此為欲使民然而為之者，審矣。是聖人誨康

子以王莽恭謙之方也。其叛經甚矣。南軒嘗曰：義也者，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朱子贊之，以為擴前聖之所未發，是章之說實發斯意。說經如此，其可謂有功矣。而曲學之士猶且傲然恣其刺駁，指以為刻，其亦不察也。夫其惡輟之義，與張說不相干。渠鑿空撰出，以為張氏意甚矣哉。其昧於文理也。

○子奚不為政章

徵曰：或人謂不仕為不為政，不情之甚矣。且奚其為為政，疊用為字，極為未穩。今解為秉柄，則奚其



為為政乃奚其為秉柄豈不穩乎。又曰。朱注解乎。為如此大誤矣。非曰。仕者必為一官之政。故以不仕為不為政。渠以為不情。殊不可曉矣。為政猶行政也。奚其為為政。乃奚其為行政也。何不穩之有。若以為不穩行之與秉奚擇哉。朱注如此。指下文惟孝友于兄弟。未嘗解平字。徂來讀書之鹵莽。有如是者。可供一祭矣。徵曰。按家語。孔子為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正。夫子赦之。焉以此觀之。孝友豈不行於官政乎。

非曰。孝友之通於政。稍嚮實學者。皆知之。唯徂來徒駑。虛文冥然弗省。焉因家語文。始覺有其理。晚矣哉。且此章行孝友于己。家語教孝慈于人。渠捏合弗辨。是亦踈粗矣。

○人而無信章

徵曰。輓軌在車。與馬牛相接之際。信亦在我與人相接之際。故引以為喻。車之行。馬牛之力也。道之行人之力也。豈不切乎。

非曰。車馬人我相接之說。細膩有味。殊異乎其平日踈粗之見矣。但何酷肖許東陽之說。邪。東陽曰。輓軌



是車與馬牛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是說  
 載在太全博覽強記之人偶有遺漏而詞句又暗合  
 與抑掠以為已說也然此亦非昉於東陽也蘓穎濱  
 曰車與牛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乃斯義  
 之不待於徂來發明也久矣朱子時范伯崇者亦主  
 此說而朱子則不取也其答伯崇書曰本文只言車  
 無輓軌不可行譬如人無信亦不可行今乃添入馬  
 牛於其間此蘓氏之鑿是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車之  
 行已下始非剽竊之義則其說便走作非復經文比  
 喻之旨馬牛之力人之力皆文外意支蔓殊甚渠以

為切者何與

非徵卷之一

非徵

卷之一

非徵

非徵



非徵卷之二

大阪中井積善子慶甫著

門入在早辨之士譽較

八伯

○人而不仁章

徵曰。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為之用。此以在上之人言之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不知聖人之道為先王之道也。

非徵

卷之二

八伯

稟惠堂



非曰。但來所謂禮樂。以儀文言。與玉帛交錯。鐘鼓鏗鏘。特道中一事。直指曰。道傷於急迫。將以體段言。與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體段莫大焉。乃所謂無序而不和。盡矣。程說豈可非哉。仁果安民之德乎。人而能具安民之德。是亦存天下之正理也。程說豈可非哉。渠限以在上之人。果爾至在下者。雖有其德。亦未如之何也。與廼孔子退修禮樂。謂之何。夫聖人者。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也。先王者。誰堯舜禹湯文武也。但來廼謂程子不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為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鄙諺所謂唐人

寐語。明史真臘傳。蕃人殺唐人者。諸或渠意亦蕃呼華人之稱也。凡海外諸國盡然。

將曰。聖人之道。即安民之道。而拙於措辭也。與甚矣其拙。

○林放章

徵曰。寧戚蓋古語。何以知其為古語。答與問不正相值也。

非曰。但來不顧已之蔽錮。不能得經旨。乃悍然曰。答問不相值。叛經誣聖之甚者。其意蓋謂非先王之漆言。不敢道。故孔子答門人。往往引古語。不必論其與問值不值也。夫喜援據而不考。指趣渠之一病。遂謂

非敢

卷之二

樂惠堂



孔子亦然。妄哉其援據之繁。此章為甚。而於經旨竟沒緊要。其意豈亦謂解經在務援古書以耀觀聽。不切於本旨不妨乎。至於其謂禮之本在仁。是不滿於孔子之答也。嗚呼。此章之徵。蘭洲先生掩卷欠伸。不殫辨者。予亦奚煩。一一指摘乎。

○君子無所爭章

徵曰。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又曰。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為君子也。

非曰。爭字分明。由較勝負。生不綏多言。故是章雖諸家聚訟。而未有外勝負而言爭也。但來乃創新義曰。

爭於中禮。是何義。罰爵豈合儀者。飲於失儀者。與禮即揖讓。揖讓即禮。既謂爭在禮之中否。又謂爭以禮行。若是乎。渠之意。換而文拙。

○巧笑倩兮章

徵曰。後素。朱注加一於字。其意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

非曰。但來意謂禮器言行禮。非言學禮乎。禮器明言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且忠信即美質。二書之義。何以別也。渠又曰。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



義也。是異於禮器之義與。殆如泥醉漢之言。

○禘自既灌章

徵曰。易曰。觀盥而不薦。祭統曰。獻之屬莫重於裸。

灌盥裸通用。上之所以示下。所以觀在灌而不

在薦重故也。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

觀其小者。貴本也。又曰。如朱注以誠意未散。浸以

○懈怠解之大失其義矣。

非曰。灌裸固通盥者。潔手也。易傳曰。盥謂祭祀之始。

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蓋將灌而盥。其事相

接。然盥自盥。灌自灌。豈可混乎。此章本文不欲觀云。

者有所厭惡之謂。不明斥其非。有深意寓焉。是能玩

索者。當得於言意之表。固非粗鹵夫子之所知也。今

但言欲觀其大而不欲觀其小。嚼蠟甚矣。且也灌重

而薦輕。諸祭有裸禮者。皆然矣。必禘祭。渠因設遁辭

有言。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窮哉說乎。夫

灌何以重薦。何以輕。渠不知其所自。宜矣。其說之舛

也。傳曰。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

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

之時矣。蓋灌之重。豈不以誠意尤至乎。薦之輕。豈不

以誠意較弛乎。是朱注所自来焉。雖明主精誠之享



而其事既過則其敬以漸而散理勢之當然如攝齊升堂鞠躬屏氣出降一等顏色怡怡可類推已由是則魯國陵替之日以昏主悍臣行此大祭既灌而往其事可知矣記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大夫家祭尚如此况驅若人以行大祭繁縟之儀乎其倦怠跛倚更為何如朱子以誠意未散與浸以懈怠立說者洵不可易渠以為大失其義者獨何與

○或問禘章

禘者大祭之名也其禮廢於春秋而禮記之經亦無之矣

徵曰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是一端耳又曰聖人之道奉天道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非曰仁孝誠敬並言既是德之全者又以至言之非聖人孰能與之乃於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以尚焉今徵指以為禘之一端不亦異乎至其自以為大端之說則含糊釘鎔未見端的所謂奉天道尊祖宗不知仁孝誠敬之至者未足盡之別有一種之方乎且尊祖宗合諸天即禘之事人皆知之無所發於禘之



義所謂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平日行一事每受祖宗之命歟則卜筮是也四者之施豈皆假著龜哉將受天之命日夕寅畏不敢自用歟則與尊祖宗判然二事亦無所發於禘之義抑配祖宗於天之日并受天與祖宗之命歟則一日萬幾之務遷延替留一取決於禘祭之時也迂亦甚矣要之大端安在是章古注冥然不能舉一義朱子嘗言此等處論語中大節目乃於集注發明深切簡而盡矣雖祖來之妄難於容喙乃強設一端大端之說以溷之適足以露其妄已孔子曰小人抑人而取勝焉於祖來見之

○祭如在章

徵曰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鬼神尚矣非曰後篇樊遲問知章徵亦曰宋儒所見歸於無鬼神凡言無鬼神者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嗚乎是等議論未嘗覽宋儒之藉者也夫聖人之說鬼神其義雖精微也指趣自昭昭矣但後世俗儒曲學憤憤乎不得其要苟不陷於致死之不仁乃駸駸相率歸於致生之不知造妖捏怪終身弗寤焉可哀也至宋諸君子始發宿蒙聖人精微之蘊如指諸掌蓋程子以為



造化之迹。張子以為二氣良能。朱子兼二者言之。無復餘蘊矣。朱子又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張南軒曰。鬼神之說。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講張為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習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為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為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烏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矣。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人心不正。浮偽日滋。其害孰此為甚。故二程張子。反復講論。

而不置。夫豈好辨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宋賢之說如此。豈不明備乎。蓋悉削姦怪邪誕之說。以著鬼神之正也。其書具存。可考而知矣。抑余嘗竊究夫諸老先生緒論。南軒尤為精確。其佻或有拖泥帶水。未全超脫之言。雜乎其間。是可異也已。但如陵駕阮瞻。無鬼論者。則絕無之。今也徂來。反斥為廢鬼神。依然夫憤憤乎。造妖捏怪之見。爾要之義。既精微。非具一隻眼。亦未易透徹也。作天狗說。信麴坊婦人目中出舍利之誕。公然筆之書。與婦女兒童為伍者。



豈足闕鬼神一斑矣哉

徵曰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禮則否文公作家禮

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

非曰事死如事生孝子愛敬之至有是心斯有是禮

心之與禮豈判然二致哉中庸既曰踐其位行其禮

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乃兼以是言豈止語心

哉且是言也非昉於中庸按春秋傳陳侯使公孫貞

子弔吳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辭芋尹蓋對曰

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

將事之禮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日死而棄之是無

禮也左氏一言不及心直指為禮者較然著明如此

徵乃言是語心也禮則否何也左氏之言非是乎渠

崇尤氏如著龜每據以為斷胡獨不察於此朱子家

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與心之與禮可謂盡矣渠乃

罵為陋豈以其喪祭之儀節器數一切與生時奉親

同乎固亡是也一部家禮梓布天下讀者自知其不

然徵之所駁不知何謂

○王孫賈章

徵曰朱子曰天即理也其論非不美矣然以已心

言之以知天自真豈不倨乎

非敬



非曰其論苟美矣從之可也何必問已之與人但來  
 雖藉口於徵古而其義往往係新創但其論不美不  
 足取為耳業已以己心言之則又惡得以此駁人為  
 乎程朱固知天然未聞其自負之言視夫任道之重  
 輒指為僣者讒殄小人鄭丙何澹陳賈林栗之流耳  
 不足乎列也若渠所謂不佞藉天之寵靈又謂此焉  
 不自力則天命其謂何是謂之自負矣渠排程朱擯  
 思孟自以為孔子後一人是謂之僣之甚古今無比  
 矣余嘗聞之但來之疾也日白宣言侍者曰宇宙俊  
 人之死必有靈恠今當有紫雲覆舍若等出觀之及

病革輾轉呼號紫雲不絕口家人及高足弟子輩深  
 耻之絕不通外人故一時或繆傳以為非良死云蓋  
 生平僣教自負之衷恙乘病贖而發以致此醜實可  
 憫嘆哉朱子垂歿猶更定大學誠意章句疾且革囑  
 子弟門人拳拳以勉學為言已而正座整衣冠就枕  
 而逝吁嗟君子小人處已之當否邪正觀諸臨歿之  
 日亦可以見其霄壤矣予閑距餘筆並錄此二者以  
 貽學者令之考其為孰僣孰遜孰自負孰不滿假為  
 彼徒者讀至此必不覺媿汗盜背

○子貢欲空章



徵曰。先王之禮。古未載簡。載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諸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非曰。否。不然也。渠於博文約禮章亦曰。詩書禮樂皆載於簡。孔子而前無有也。蘭洲先生乃援周禮太史讀禮書戴記存于書策等折之。鑿鑿有據矣。其它周禮太宰禮典以和邦國。又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藉尤氏叔向曰。禮王之太經也。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又司鐸火。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戴記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又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禮之載簡尚矣哉。但來無替之說不綏辨矣。徵曰。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之哉。非曰。是條渠本駁仁齋也。彼此之得失。我何與焉。但其謬解古語也。則不可不辨矣。戴記明言義理者禮之文也。又言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是豈可以治通焉哉。乃禮也者。理也。之為義理明矣。且戴記禮也者。理也。下文。兼以君子無理不動。其不可訓治益章章矣。尚書以禮制心。以義制事。亦互言之耳。曷必判



然殊絕不相涉也。孔子曰：見得思義，豈非以義制心也邪？又曰：齊之以禮，豈非以禮制事也邪？記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起之猶可矧變之乎？禮義相關如此，微以為殊者，何哉？先王制禮，不敢不至。是子張及子思言喪制也。微以為泛言之禮，蓋非矣。

○定公問章

徵曰：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

非曰：此說亦通。皇疏、邢疏及楊氏、周氏、尹氏諸解皆

然集注因存二說，但徂來斷以定公之問，則非矣。蓋定公之問，君使臣與臣事君，本是二項。孔子兩平答之，為得其正焉。據此渠之斷，適足以証朱子前說耳矣。

○關雎章

徵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子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言之，樂而不淫，尚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字，可見其謬已。



非曰。朱子明言夫子稱之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是豈外聲音哉。但古樂聲音不傳後世唯有辭義之可玩而已矣。雖然詩原於性情性情正者其辭必美辭美者其聲必和自然之符矣。故辭義如溱洧之淫澤陂之傷而聲音獨得中和者未之有也。鄭衛亂雅豈曰緇衣淇澳云乎哉。蓋辭猶表也聲猶影也有斯表而後有斯影。朱子主辭義不亦宜乎。范氏專以聲和立說朱子駁之為未究本源。今徂來復專主聲即朱子唾去之果核耳。哀字聲音外何必死喪徵妄援孤哀子哀哀父母以駁朱注。

可哂之甚。蓋渠動輒旁引曲證強資已之說不顧其抵牾矣。豈擔板之見自致挂一漏十歟。將雖明知其拗也且執而不回蔑視一世為無復讀書之人歟。如哀字義不深考姑舉所記臆書曰不念鞠子之哀詩曰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左氏曰矜哀寡人而賜之盟記曰之其所哀矜而辟焉說苑曰深受其罪使可哀憐是皆豈施於死者乎。故朱子有直以哀釋之曰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蓋憂之深即是哀其歸一而已矣。然經文哀字兼詞氣聲音集注反



側之憂。偏指其辭。故不言哀。而言憂者。其義密矣。夫何謬之有。

徵曰。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注之不可易如此。

非曰。孔注簡短。其為辭。為聲。或為兼辭。氣聲音皆未可的識焉。其含糊忽畧之如此。古注通弊。今徵強解。為中和之聲。遽鳴其不可易者。何與。

○哀公問社章

徵曰。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米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附會哉。周用粟其義。

在當時。宰我既不知。而數百歲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歲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

非曰。戮人於社。甘誓以降。有的証焉。凡附會云者。必起乎有近似可指者。如是章。從前絕無戮社之事。則戰栗之義。宰我亦何因牽合朱子所引証。豈不要乎。凡渠於朱子推理言之者。輒罵以不知古言於其引古義者。則又別撰新義。以議其非據。是其裨闔之術。可憎哉。孔注土宜之說。固未見左券。然是亦非渠屋恒所謂。漢儒去古不遠。其說有所受者也。邪。故此駁在。它人則可在。徂來則不可。朱子雖知無明証。而以



其理或然姑從孔注耳徵以為臆斷誣亦甚矣

○子語魯大師章

徵曰古註五音始奏翁如盛也莫以尚為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翁如言其合也朱注因之五音六律之具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

非曰謝說當否姑舍旃但其所謂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語樂之全也即通一終者至翁如言其合始釋經文渠既盛推古注則又奚必疑於謝說若以五音非初起皆具排謝說則古注亦然其一揚一抑

不知何所歸宿矣其駁朱注成樂之一終亦曠曠難曉今慵於置辨蓋竊高中玄說少變其語意遂致此曠曠耳太氏高氏剛愎傲慢之意象徂來惟肖故渠好掠高說更設瀾翻之辭以晦痕迹如前章器小後章韶武之類皆然問辨錄一書可考而知已

○居上不寬章

徵曰觀政觀禮觀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者謂有容也云云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

非曰三觀古有此事不知何所指豈以為若今日市



人觀行刑街象觀送葬之類乎。其迂泥不通甚矣。觀也者。只是以考其得失也。徵插入勸戒。雖未害義。而文外之意。要蛇足耳。寬字明白。不誤解。徵歟歟。分疏百有餘言。而設疑乎聖人之言。如遠矣。為其辭贅而義迂也。蓋不知德者。其言往往如此。

徵曰。禮以敬為本。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

非曰。禮有五六之目。有三百之經。三千之曲。皆敬為之本。故曰。毋不敬。又曰。禮者敬而已。乃敬之於禮。不誤歟。歟。但來惡持敬之說。而無奈聖人屢言敬。何於

是撰敬天與祖宗之說。以支吾躲閃。遽罵先賢。為不知古言。不識聖道。自意是足以改宋儒之轍。而庶乎免賊經叛聖之譏矣。實可憫笑也。夫天之與祖宗。事體雖重。亦敬中一事耳矣。惡得以是槩之。今試以其說演經文。湏言行吉凶。軍賓嘉祥之事。皆不敬天與祖宗。吾何以觀之哉。殊不成語矣。不知渠將何說以通之。其繆妄如此。又惡知所謂主一無適者哉。

○首章

徵曰。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宋儒多謂孔子生

非敬

卷之二

里仁

七

慎德堂



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之殊不知孔子曰我非  
 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豈不較  
 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已心合則謂孔子自謙而勉  
 入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  
 非曰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徂  
 來悍然謂我非生而知之者是孔子實際其亡謙意  
 較然著明以罵宋儒不信聖言是與賢於堯舜之聖  
 以為次等已下之人也乃躬行君子吾未有得實是  
 不免為小人與吾無知也實是顛蒙無識與言之妖  
 妄曷以至如此之甚哉殆乎如喪心之人矣非先王

法言不敢道渠謬解是語動輒引証以資已古言之  
 說令人厭惡焉今且辨於此蓋法言者凡有法則之  
 言皆是也其意謂為士君子者開口輒必出以仁義  
 忠信孝弟慈祥之言不違先王垂訓之旨者如世俗  
 鄙倍之語狎侮傲嫚放肆媒黷之言絕不置諸齒牙  
 也徂來泥文害意乃謂自非先王所已言文獻之傳  
 具有按據者雖有善言嘉辭亦不敢發諸口也其硬  
 解孰甚焉且是以本書上文例之瞭然可見焉曰非  
 先王法言不敢服蓋謂容飭必用法度之服不失先  
 王禮意者不敢隨流俗逐時好以變易之必如光武

非

卷之二

五

中庸



有漢官威儀不如更始諸將着婦人衣也設以徂來拘執之意推之則衣帶冠履必拘守先王一定之制如麻冕純儉可從之類亦一切不用也乃在周初者必用殷服在殷初者必用夏服雖有湯武改服色之制而以其為今主也朱甬遵義必竢其崩殂為先王而後從之其不幸而生於秦漢已後汰服制亡不可復考之日者亡寧裸裎以居絕不用時王之制也與其可笑亦孰甚焉蓋知服之無有乎爾則知言之無有乎爾

徵曰朱子仁厚之俗為美窘哉苟能居仁象

義皆臻故曰里仁為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殊不知要之將來也

非曰孔子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大小是章仁字屬短小如詩叔于由及盧令義且仁在氏親仁善隣戴記狐死正首丘仁也史記項羽婦人之仁之類可以見已朱注何窘之有徂來陰襲仁齋故智更造以安天下為仁之說以陵駕其上太言以欺世至若是章及下章自知其不可通擔閣已說不一言釋仁字是可笑耳夫為義云者承上之辭蓋以仁為義也守身為大社稷為重之類文無古今其例皆同渠要將來之



解不成語矣。渠引鄭注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駁之曰。古今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者乎。殊不知仁字承上文里仁。故本文不再言仁里。而其義自明也。予也。則曰。古今言雖殊。安有謂衆義皆臻為為義者乎。

○不仁者章。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徵。曰。朱注失其本心。又曰。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儒之說。流於老

莊學者察諸

非曰。根於心。即為心之根也。猶言君於人也。即為人君也。活用死字之法。為然。但來誤解。為托根於心之義。反以此議。朱注可哂矣。子思曰。成己仁也。性之德也。孟子曰。仁。人心也。是即為心之根本也。朱注以仁為本心。豈不確矣哉。富貴之為外物。稍讀書者。咸能知之。但未能不見奪。故程朱諸賢。鄭重言之。爾何必本於浮雲語。亦何老莊之有。如浮雲。固謂不義之富貴。殊不知雖當義之富貴。而求之。則失義也。善夫。楊龜山有言。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而無





可求之道也。渠猶以為宋儒之見乎。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其非外物所能奪者，蓋如此。渠果以宋儒為流於老莊乎。孔曾實為之，嗚矣也。後世學者，凡有志操者，必能知而守之。徂來獨以富貴為分內當求之事乎。宜矣其識之陋也。其猶從宋學之日業已失身於權倖，有以也。

○惟仁者章

徵曰：好之至，用之惡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

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得其公正。仁者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者能審入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邪。非曰：德為聖人，苟不得其位，好為而不能用，惡為而不能退。若徂來說孔子，亦不能盡好惡之用，而可謂不能好惡也。妄亦甚矣。公正無私，好惡之本，用之退之，特其效耳。公正之人，而得其位，黜陟之當可知也。



得位而欲黜陟之當者非公正不可故以公正求之莫近焉今舍其本唯效之問是謂之遠矣徂來反謂公正無私豈盡好惡之用哉渠惡理義動以事功斷經義是以顛迷一至於此其言論錯戾不待咀嚼而可見渠之學陷於管商學者其察之渠又引孔說贊揚之孔別自一義而頗不成文理渠阿所好比而同之可謂崑崙吞棗矣

○富與貴章

徵曰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

人之師矣

非曰朱注不當得而得之釋經文語意也夫解字義云者某字某也某之為言某也之類是已徂來以釋語意為解字義供一祭矣是章之義註疏已得當精義中所載范謝游揚諸氏之說亦皆明備朱子又於或問語類中詮釋剖折尤為周密今且試舉一二范氏曰富貴君子之所當得也貧賤小人之所當得也為小人之所為而富且貴為君子之所為而貧且賤為皆不以其道也君子正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者故非道而得富貴則不處也為仁而得貧賤亦不處



也。游氏曰。富與貴。非其道。得之。則君子不處。以有義也。君子宜富貴者也。今至於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也。然而不處者。以有命也。朱子曰。欲富貴而惡貧賤。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未嘗不同。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特以非義而得富貴。則不處。不幸而得貧賤。則不去耳。又曰。君子而有非道。以得富貴者。何也。是亦一時不期而得之。非語其素行也。蓋如孔子生我衛。卿可得之類耳。又曰。小人放僻邪侈。自當得貧賤。君子履仁行義。疑不當得貧賤。然却得貧賤。只安而受之。不求脫去也。集註乃括以數言曰。謂不當得而得之。又

曰。審富貴而安貧賤。簡而盡矣。但徃援証敷衍。娓娓數百言。竟不能出宋賢範圍。嘗試取夫諸書對讀。瞭然可見也。可謂無用之贅言矣。渠乃反罵朱子為未可以為人之師。何邪。

徵曰。陽貨曰。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又曰。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順也。

非曰。孟子引陽貨之言。猶詩之斷章取義也。朱子曰。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



害於仁也。朱說明當如此。孟子何過乎好辨之有。如季氏富於周公而聚斂附益。豈非為富之不仁也。邪。如年饑用不足而有子稱蓋徹。豈非為仁之不富也。邪。反而合諸是章而言之。則甘處非義之富貴。是亦為富而不仁也。不忒不幸之貧賤。是亦為仁而不富也。後儒何惑於陽貨之有其道之義。上文所引諸說。備矣。君子去仁。節朱子釋以貧富貴賤。則自離其仁。相兼之序。秩然有條而不紊。渠尚且信信爾。以為非是。吾不知其何謂。渠又硬說以駁顛沛。解今不復煩辨也。

○我未見好仁者章

徵曰。好仁惡不仁。此上等之資質。上章安仁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注以成德解此章。非矣。

非曰。好仁惡不仁。固是資質。然能好能惡。亦是學力。是章朱子亦以稟受言之者。屢為因曰。好仁者。資質較寬和溫厚。惡不仁者。資質較剛毅奮發。然而皆可謂之成德。又曰。真知仁之可好。而實好之。非顏曾未易言。真知不仁之可惡。而實惡之。夷齊始當得朱子之意。蓋謂唯質之羨。而有所好惡。十室之邑。亦或有



之孔子何而稱未見也其好仁至無以尚之惡不仁  
 至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是足自俱到能成天稟之  
 德者孔子所以發歎於未見也朱子以成德解之不  
 亦善乎徂來徒主資質一偏甚欠周匝又不知朱子  
 飽言之也

徵曰好仁者惡不仁者皆不假用力又曰其為仁  
 矣言其必能為仁也朱注非矣又曰朱注以不仁  
 者為不仁之事可謂強矣又曰不使不仁者加非  
 義於已此伯夷之行也

非曰首節不假力程伊川之說其為仁矣屬上文范

淳夫尹彥明之說以不仁者為不仁之事皇侃之說  
 不昉於朱子惡不仁者為伯夷朱子屢言之然而諸  
 說之同異得失朱子又辨之已詳矣渠今併苞朱子  
 熟爛之說改頭換面以為已說因以攻朱注非愚則  
 惑矣亦不足辨也已矣

徵曰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  
 也朱子以為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  
 安國得之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非曰以乎為則無替之說蓋一日用力假設之言故  
 乎之耳徂來不浔於辭強為之說朱注之旨全章通





見歎意爾未嘗以此節為歎辭其言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固是勸辭蔡虛齋兼其意曰此節勉進崇者之詞得之渠之駁蓋誣矣末節朱子獨與眾說異其當否姑舍是渠不辨其異而議其同其亦誤矣

○君子之於天下章

徵曰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

非曰無可無不可者只是無可無不可也所該自廣矣必孔子之事後篇孔子歷言夷齊惠連高卓之操

而自言其無可不可因以見仕止久速各當其時而其義始重渠比而同之遽以議謝說笨矣哉雖然無適莫而義比者豈常人而能焉哉此章以君子言之則君子之事爾渠以為凡人之設者何也不信聖言而恣詭辨胡為顛迷之至於此

徵曰凡以天下言者皆主仁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者漫不之省也

非曰徂來臭味於仁齋謂衍談仁而惡言義每謂以



天下言者仁是已乃無如此章以天下言義何又恐  
 為人所指故撰去就之說以濟已之窮而沮人之議  
 然單言義其意包含奚翅去就其言於天下見天下  
 之事莫不皆然何必出處記曰子言之義者天下之  
 制也是豈出處去就云哉徵既僻引佛藉強解適莫  
 為親踈又轉為去就乃謂君子之於天下也孰去孰  
 就又謂君子豈無親踈此特語去就之道耳瀾翻之  
 辭鍛煉以為周遮之說遽以詆思孟詎宋儒毒螫亦  
 深矣其僻義衍說以極險恠則盖有不勝辨者

○君子懷德章

徵曰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  
 惠君子小人以位言又曰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  
 又曰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民思恩惠者無恩  
 惠故也

非曰程叔子曰在上者志存於德則民安其土在上  
 者志存於嚴刑則民思仁厚者而歸之朱子辨之曰  
 以例求之凡言君子小人而相須者則君民之謂也  
 如愛人與易使之類是也言君子小人而相反者則  
 善惡之謂也如周比和同之類是也足以相反為言  
 而上下章又且多義利之說則固當為善惡之類矣



况以君民為說則其懷惠之云亦迂晦而不通矣。今渠偷朱子已廢之說微變字句以托已說強聒弗已。可厭也已。其徒或以為不知而暗合乎。渠尚宋學數十年而後信之。烏得程子說而諉以不知為哉。矧所謂迂晦不通者自若也。豈足道邪。

徵曰。朱注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也。非矣。

非曰。孔子稱南容。邦無道。免於刑戮。乃其平居懷畏刑法者。審矣。南容位在三家之列。德又為孔子所取。渠尚以為細民之事。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舊注謏謏拘拘。以為五刑之四。而徂來盛推之。又釋免於刑。

戮曰。左傳多以全首領獲終于牖下為願。蓋古之代貴賤分定。故人皆以免於刑戮。全其首領為至焉。其說皆固謬矣。然業已以畏五刑為先王至德要道之始。以免刑戮全首領為古時上下至願。則是章君子畏法在渠沒矣。疑哉。蓋朱子以為右則已必為左。朱子以為白則已必為黑。其狠戾之衰可見也。悲夫。

○能以禮讓章

徵曰。朱注况於為國乎。非矣。言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

非曰。如徂來說讓字屬無用。聖人分明兩言禮讓至。



下文單言禮非偶然也朱注實不可易

○參乎吾道章

徵曰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孔子所由故  
曰吾道又曰先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文曰先王之  
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德也依於仁則先  
王之道可以貫之矣辟諸錢與緼仁緼也先王之  
道錢也宋儒亦有錢緼之喻以一理為緼然一理  
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兮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  
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  
喻矣

非曰徂來不知道之為天下自然之理古今公共之  
物見以為先王所造作故其窮於吾字費無用之解  
如此辨名亦曰凡單言道者皆以先王之道言之果  
爾孔子何以不言先王之道又不單言道特松於道  
而吾之邪聖人既明言吾道徂來釋經較易以先王  
字可見主張已見不滿於孔子也据渠解謂仁以貫  
先王之道孔門言仁多矣未聞以一之名之若然則何  
以不直言仁而言一故晦其辭邪盖一以貫之方以  
見聖人以已及物之仁已非仁以貫之之謂也抑渠  
於後篇一貫章有言孔子言一以貫之而不謂一為



何矣。難以言明也。辨名亦言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不可言也。既曰仁以貫之。又曰難以言明也。曰不可言也。彼此拉掇。亦甚矣。若是乎其無實見也。且渠既釋仁為安民之德。悉削舊解。今也試以其說演經文。湏言我所由先王安民之道。以安民之德貫之。可謂嚙語矣。是猶言孝之道。以孝之德貫之。弟之道。以弟之德貫之也。豈非無用之贅言也。邪。是則五尺之童。猶所能曉。孔子固不勞故意呼曾子告之。門人亦何必俟子出而更問焉哉。夫一者一也。不二也。自

與千萬對。所謂一理貫萬理。以一心之理貫萬物之理也。萬理一理之公焉。可不言貫乎。所謂一理貫萬事。以見理外無事。事外無理。合精粗而一之也。何歧而二之之有。聖人至誠之無息。自老者之安。少者之懷。朋友之信。以至乎恂便閭侃。勃躍怡愉之際。不待安排。莫不各得其所。推而及仕止久速之時。過化存神之妙。皆不期然而然。一貫之義。於是乎可見焉。朱子嘗有言曰。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蓋他心裡盡包這萬理。所以散出於萬物。萬事無不各當其理。朱子此言。豈不明白簡當乎。故謂之一理貫萬理。可也。謂之



一理貫萬事亦可也。但不可謂之仁。以貫為耳。孔門之教主。仁故標仁字。以釋論語。每似得其彷彿。而毫差千里。其欺已欺人之害。有不可勝言為者。可不慎歟。徂來勝心之熾。務欲易前轍。以出新意。乃窺夫彷彿。遠昌言之幾何。而不為賊道之尤哉。朱子曰。太氏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罅。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搏。則遂極筆摸寫。以附于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言深中。徂來病不啻是章解也。學者察於此。庶乎不為渠所誑矣。

如其以唯混於然。以曾子子貢優劣為鑿言而已矣。非竭盡之辭。皆謬說之支蔓。今置於不問。烏至於言如舊注。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乎。可謂道之賊已。尤見其大言無作之妄矣。此數項之說。二程所以剖析精微。朱子或問語類。再發其指趣。傾困倒廩。無復餘蘊。不俟吾儕啾啾。學者試取而讀之。白黑當自知也。孰果為賊道者哉。盜跖耻盜。故謂孔子為盜。以自解其非盜也。噫。



○君子喻於義章

徵曰義者詩書所載先王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已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解義以宜其一端耳又曰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取乎又曰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可以見已

非曰予觀夫學畫者皆多蓄粉本蓋摹古名家圖者每畫一幅其形象態度位置向背一切取準於粉本然庸劣者膠守死套而已絕無神彩矣矧恃有限之

粉本以應无窮之物象焉得無沮格乎唯能手則不然意匠慘澹按象而制圖及下筆縱橫自如愈出而愈奇規以古名家之法不爽毫釐蓋融會其神不泥其迹也徂來動曰先王之古義其意蓋謂先王之義存乎詩書後人行一事出一謀不必役心智乎其間但翻轉詩書索一按據以應之得其髣髴而止云爾至於古今之異事物之變概乎在所不問是考諸辨名可見焉真劣画之粉本也可哀哉張子曰多聞不足以致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酌其所嘗知若去之不可測則遂窮矣此言也實徂



來頂門一針矣。中庸曰：義者宜也。程朱發其意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曰：天理之所宜。曰：宜之理，釋義字確而盡矣。義者宜也。既出中庸而與仁者人也。對子思語，其全者審矣。渠特以為一端，又以為後儒之解者胡然而妄也。夫君子以自得之學，精思深慮，以裁事物之宜，變故百端而應酬亡窮。考諸古而不繆，驗諸今而得當，則渠所謂先王之義者，自囿乎其中，豈非能画手融會古人之神者哉。左氏所云：詩書義之府，即程叔子所謂詩書載道之文，是已。但來泥辭以義限乎詩書，豈其然乎。蓋詩書載

義猶倉廩藏穀也。故謂之府。市井童子慣乎倉中，陳粟乍見，田家穡秉露積，以為非穀。但來亦市童之見哉。

徵曰：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之自喻者，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孔子之言，豈其然乎。

非曰：朱子於為政篇明言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此說明覺剗切，可以見聖人丁寧開示之意。豈徒務評論之謂哉。但來創意解是章為施設之方，乃遽以評論病朱注，渠是章之誤解，舍是上文所謂



周比和同驕泰章及坦蕩長戚求已求人諸章徵亦  
不得以施設解之豈皆孔子徒務評論者乎但朱粗  
鹵之說其罅縫之易指往往如此

○三年無改章

徵曰胡氏曰復出而逸半非也孔子多誦古言蓋  
父在則觀其志古言也三年無改亦古言也孔子  
或並引或單稱非復出矣

非曰朱注取胡氏之說信而有徵焉孔子誦古言固  
當多矣然自非文中或它書有証左者千載之下誰  
得的識唯但來悍然斷之宛如關里堂上親得受授

者雖曰非妄而吾則不信

○事君數章

徵曰人不可以言喻也貴自得之也如憤排啓發  
可以見已自孟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  
非曰孟子所反覆辯論亦往往待當時諸侯大夫及  
萬章公孫丑輩之憤排而後發焉然教亦多術或簡  
或詳或循誘之或不屑之各當其可而已未可執一  
而論也如渠之說鄙夫空空叩兩端而竭孔子亦未  
知喻人之道也孟子天縱雄辯蓋但來所深思故遽  
病以強聒果爾則周誥殷盤丁寧告論大傳論湯戴







